

詞白
筵石
平道
柱人

舊

陳柱編

白石道人箋平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余於白石詞，向未嘗爲統系之討究，亦未嘗爲分析之精研，唯時時歌誦而已。且嘗以爲讀古人文學書，當有求知與求能之別。求知者，對於其人之生平，其書之版本，其文之異同，其作之先後，凡斯之類，皆當殫精竭慮以求之。若夫，欲欣賞其文學之幽妙，領略其筆墨之神境，攬古人之菁華，助吾儕之創作，斯則求能之事，要在優游涵泳，日夕歌誦，始則與古爲徒，繼乃與天爲徒，而后乃有得耳。余病寡陋，於茲二事，愧難爲役，唯嘗於吟詠之餘，偶有所獲，隨錄簡端，時日漸久，丹黃愈雜。客有見者，曰：今方崇尚研詞，盍彙錄爲書，共諸同好。爰從其語，集成茲編。其諸疏漏，知所不免，世有專家，幸匡補焉。

民國十八年七月北流陳 柱柱尊

例言

一、白石集通行本四卷。卷一爲聖宋饒歌鼓吹，越九歌，琴曲。卷二爲令。卷三爲慢。卷四爲自製曲。後附別集。沈遜齋景宋本六卷。卷一爲皇朝饒歌鼓吹曲，琴曲。卷二爲越九歌。卷三爲令。卷四爲慢。卷五爲自度曲。卷六爲自製曲。而無別集。今刪其饒歌鼓吹越九歌及琴曲二卷，而錄令爲一卷，慢爲一卷，自度曲爲一卷，自製曲爲一卷，別集爲一卷，共五卷，略爲箋平，名曰白石道人詞箋平。

一、本書文字，悉依光緒十年許增刊本，其各本異同別注之。

一、姜詞旁譜，已不能用於今，故不復錄入。欲考古者，各本具在，故亦無取於茲編。

一、本書箋平，均平日讀姜詞時，隨筆記錄，詳略頗不畫一。讀者諒之。

白石道人詞箋平日錄

卷一

版本攷

附沈選齋一本六卷目錄比較表許刻

.....一

卷二

白石道人事略

附乾隆寫本九真姜氏世系表白石道人詩詞年譜

.....二九

卷三

白石道人文藝之批評

.....四二

卷四

白石道人詞

.....五五

令

.....五五

小重山	五五
江梅引	五六
驀山溪	五六
鶯聲繞紅樓	五七
鬲溪梅令	五七
阮郎歸二首	五八
點絳脣二首	五九
虞美人二首	六〇
憶王孫	六〇
少年游	六一
鷓鴣天七首	六一
夜行船	六六

杏花天影……………六七

醉吟商小品……………六八

玉梅令……………六九

踏莎行……………七〇

訴衷情……………七〇

浣溪沙六首……………七一

卷五

白石道人詞……………七五

慢……………七五

霓裳中序第一……………七五

慶春宮……………七六

齊天樂……………七七

滿江紅	七九
一萼紅	八一
念奴嬌二首	八三
眉嫵	八五
月下笛	八六
清波引	八七
法曲獻仙音	八七
琵琶仙	八八
玲瓏四犯	九〇
側犯	九一
水龍吟	九一
探春慢	九三

八歸……………九四

解連環……………九四

喜遷鶯慢……………九六

摸魚兒……………九七

卷六

白石道人詞……………九九

自度曲……………九九

揚州慢……………九九

長亭怨慢……………一〇一

澹黃柳……………一〇二

石湖仙……………一〇三

暗香……………一〇五

疏影……………一〇七

惜紅衣……………一〇九

角招……………一一一

徵招……………一一三

卷七

白石道人詞……………一一八

自製曲……………一一八

秋宵吟……………一一八

淒涼犯……………一一九

翠樓吟……………一二一

湘月……………一二二

卷八

白石道人詞	一二五
別集	一二五
小重山令	一二五
念奴嬌	一二五
卜算子八首	一二六
洞仙歌	一三〇
驀山溪	一三一
永遇樂	一三一
虞美人	一三三
永遇樂	一三四
水調歌頭	一三五
漢宮春二首	一三六

白石道人詞箋平

卷一

版本攷

一、雲間錢希武本。
詳下。

二、陶南村校錄葉居仲本

鄭文焯云：是卷後原有陶南邨跋尾二則。一在至正十年庚寅正月望日，云：如葉君居仲本于錢唐之用拙幽居。曰如者，卽依其說而錄之。說文訓如爲

隨也，同也。又校定于十一年庚子夏四月，云：此書俾他人鈔錄，故有誤字，今將善本勘讎，方可人意，自元末至國初乾隆時又四五百年，始一行世。顧所稱善本者，殆卽嘉泰壬戌錢刻之舊本。然則葉氏本必爲當時傳鈔者，復經南村景寫，故云俾他人鈔錄，多誤耳。

三、毛晉汲古閣本。

詳下。

四、洪陔華刻本。

詳下。

五、許寶善家藏宋槧翻本。

詳下。

六、四庫全書本。

卽許寶善進呈本，而移其詩說於白石詩集。四庫全書總目云：宋姜夔撰。夔

有絳帖平，已著錄。此其樂府詞也。夔詩格高秀，爲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竝冠絕一時。其詩所謂自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者，風致尙可想見。惟其集久無善本，舊有毛晉汲古閣刊版，僅三十四闕，而題下小序，往往不載原文。康熙甲午，陳撰刻其詩集，以詞附後，亦僅五十八闕，且小序及題下自註，多意爲刪竄，又出毛本之下。此本從宋槧翻刻最爲完善。卷一宋饒歌十四首，越九歌十首，琴曲一首。卷二詞三十三首，總題曰令。卷三詞二十首，總題曰慢。卷四詞十三首，皆題曰自製曲。別集詞十八首，不復標列總名，疑後人所掇拾也。其九歌皆註律呂於字旁，琴曲亦註指法於字旁，皆尙可解。惟自製曲一卷，及二卷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三卷之霓裳中序，第一皆記拍於字旁。宋代曲譜，今不可見，亦無人能歌，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歌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奏安在？然歌詞之法，僅僅留此一線，錄而存之，安知無懸解之士，能尋其分判

者乎？魯鼓辭鼓亡其音，而留其譜，亦此意也。舊本卷首，冠以詩說，僅三頁有餘，殆以不成卷帙，附詞以行。然夔自有白石道人詩集，列於詞集，殊爲不類。今移附詩集之末，此不復錄焉。

鄭文焯云：案四庫提要云：從宋本翻刻。前註監察御史許寶善家藏本。諦審其分卷，實與陸刻無異。據陸氏自敘，合爲四卷，實自伊釐定，當時白石歌曲刻本，嘉泰舊版已佚久，不可復得。卽貴與馬氏本，亦少流傳。汲古刻但依花菴選卅四闕。康熙甲午玉山人所刊詩詞合集，及歙縣洪正治本，俱以意臆亂。姜忠肅祠堂本，猶未見行世。以提要所據爲善本者，當卽陸淳川乾隆癸亥從元鈔鑿版，同時許寶善因以進呈，以其所刊譜式大似宋槧，故目之最爲完善也。

七、乾隆寫本。

況周頤云：乾隆寫本白石道人集，靈鷲閣藏，余曾遙鈔一本。白石自序後，有

洪武十年八世孫福四謹志，略云：公詩一卷，歌曲六卷，早已板行，暮年復加刪竄，定爲五卷，無雕本，感於家。經兵火，帖軸無隻字，而是篇獨存。錄寫兩本，一付兒子，一詒猶子通，世世瑤之。又萬曆二十一年十六世孫鰲謹書，略云：此青坡徵君手書，以遺付侍御哦客公者，今又二百餘年，楮雖蝨落，而字跡猶在，因付匠整頓，且命鯉弟以側理漿紙照本臨出，用時莊誦焉。又乾隆甲子二十世孫虬綠謹書，略云：公詩初本刻於嘉泰間，晚又塗改刪汰，錄爲定本，感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爰摭取各家刊本，彼此讎勘，附以累朝詩話掌故，有入近代者，竝爲箋略，獨篇什不敢擅爲增損，間有捃拾，僅以附別之。余感白石詩詞集，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本，華亭張奕樞本，歙洪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臨桂倪鴻本，王鵬運本，仁和許增本。許本參互各家，備極精審。除此寫本未見外，所据各本，與余略同。寫本備錄所見各本序跋，有康熙庚寅通越諸錦序，康熙戊戌廣陵書局刻本龍溪曾時燦序，爲許氏及

余所未見；所錄詩話詞評軼聞故事，亦眊刻本為多；間有虬錄自識，亦極該博；又有姜氏世系白石年譜，足資考證；祠堂恨亦未見此寫本無附采五絕二首，訪全老於淨林觀沈全師七絕二首，祠和朴翁悼牽牛一首刻本有蘇志探入首句不貪名填詞二首，越女鏡心即法曲細讀兩詞，雖非集中桀作，然如前闋雨緒路，後闋綺幾醉等均，自是白石風格，非竄入它人之作也。

越女鏡心 二首

風竹吹香水楓鳴綠睡覺涼生金縷鏡底同心枕前雙玉相看轉傷幽素傍綺閣輕陰度飛來鑑湖雨 近重午燎銀篝暗熏溽暑羅扇小空寫數行怨苦纖手結芳蘭且休歌九辯懷楚故國情多對溪山都是離緒但一川煙葦

恨滿西陵歸路 別席毛瑩有誤字周頤按

檀撥么弦象奩雙陸舊日留歡情意寢別銀屏恨裁蘭燭香篝夜閒鴛被料燕子重來地桐陰鎖窗綺 倦梳洗暈芳鈿自羞鸞鏡羅袖冷疏竹畫簾半

倚淺雨滲醑醺指東風芳事餘幾院落黃昏怕春鶯咲人顚賴倩柔紅約定
喚起玉簫同醉春晚

鄭文焯云：乾隆寫本白石道人集，靈鷲閣舊藏，旋於光緒戊戌之冬，江建霞以之見貽，審訂數過，於陸張兩本無餽補，惟所記世系綦詳，其年譜則寥寥行墨，僅据道人詩詞中自述年月類編，亦嫌零疊不備。曩與半塘老人參觀其逸聞故事，仁和許增刊本大半已徵采之，近閱臨桂况葵生香東漫筆，盛稱此寫本之該洽可貴，而集中附錄越女鏡心二首，爲道人佚詞，決爲非它人之作所屬入。不知此爲洪陔華刊本之誤，無論其風骨之靡曼，字句之雕繪，一望而知爲非白石詞格也；卽其曲體亦爲宋譜所無，且兩解音調參差，似獻仙音而非與盡合，益可異也。况氏素治校勘之學，特喜矜奇立異，以奉爲枕祕耳。

八、陸鍾輝本

陸鍾輝云：南宋番陽姜堯章，以布衣擅能詩聲，所爲樂章，更妙絕一世。今所傳白石道人詩集一卷，蓋本臨安陸親坊陳起所刊羣賢小集，更竄入麗水姜特立梅山藁中。詩幾於邾婁之無辨。樂章自黃叔暘所輯花庵絕妙詞選二十餘闕外，流傳者寡。雖以秀水朱竹垞太史之揆討，亦未見其全。疑白石道人歌曲六卷著錄於貴與馬氏者，久爲廣陵散矣。近雲間樓廉使敬思購得元陶南村手鈔，則六卷完好無恙，若有神物護持者。余友符戶部藥林從都下寄示，因竝詩集亟爲開雕，公之同好。詩集稍分各體釐定，去竄入之作；歌曲第二卷第六卷爲數寥寥，因合爲四卷；其中自製曲俱有譜旁註，雖未析其節奏，悉依元本鈎摹，以俟知音識曲論定云爾。乾隆癸亥冬十月旣望，江都陸鍾輝書。

九、張奕樞本。

張奕樞云：竹垞朱氏詞綜，及黑蜨齋詩餘序俱云：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

傳者僅數十閱。蓋竹垞亦未見全書矣。王子春，客都門，與周子畊餘過澹慮汪君邸舍，見案頭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別集一卷，係陶南邨手鈔本，而樓觀察敬思所珍藏者。澹慮爲誦異書渾似借荊州之句，意頗矜之。因共襄錄副加校讎焉。嗣是南北分馳，居諸荏苒，迨戊午秋而澹慮云亡，畊餘以鈔本屬余。顧自惟雖好倚聲，未諧音律，質之黃宮允唐堂，厲孝廉樊榭，陸大令活浦，先後重加點勘，而與姚徵士鱸香商定，付諸梓。噫！以前輩之博雅蒐輯，不遺餘力，猶且殘闕爲恨，余生也晚，乃獲出而表章之，俾數百年收藏墨寶，一旦流傳藝苑，其愉快當何如邪？抑未審竹垞所云五卷，與今本有異同否邪？惜乎！刻甫竣，而畊餘又作道山游，末由起而欣賞之！乾隆己巳中秋，漁邨老鮫張奕樞書於松桂讀書堂南唵舫。

鄭文焯云：白石道人歌曲，自宋嘉泰二年，錢參政刻於東巖，是爲道人手編定本，證以祠堂本年譜，紀是年秋客雲間，有題華亭錢參政園池五言，詞集

亦有題錢氏溪月云：「才因老盡，秀句君休覓。」可知錢刻必謀諸道人，因於是年中冬鏤版葺役，而記歲月也。道人廿世孫虬綠箋略云：自嘉泰間刻于東巖，後公又刪汰錄定本藏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其間僅一見之嘉禾郡齋。時在淳祐辛亥，趙菊坡所歎千歲令威者，距嘉泰壬戌已五十年已。自是遂沈蕪於夷灰劫墨之餘，泊元末至正間，始得陶南村据葉居仲本手鈔校訂於錢塘之用拙幽居，時去淳祐又近百年。是其家轉徙自隨，苟非賢子孫之善藏，此書之流傳江南者，蓋亦僅矣。顧歷元明三百年中，初未有能廢其傳者，汲古毛氏彙刻宋六十一家詞，祇從花菴詞選刻三十四闋，尙不及原編之半。康熙甲午陳撰又從毛刻輯其詩詞，合刻於廣陵，與洪陔華續彙之本，同一屬亂，等諸旣灌焉爾。迨乾隆初乃有雲間樓敬思舊藏陶鈔發見於都門。遡自嘉泰開雕，剏始於雲間錢氏，聲聞之美，不絕如縷，至是又幾幾五六百年，復於雲間樓廉使得之，豈道人於松江煙浦間，有翰墨未了緣邪？

想其載雪垂虹，紅簫餘韻，昔日風流賞心之地，一時高致，亦足千古矣！其南村手鈔六卷，藏之樓氏者，一由符藥林傳鈔於江都陸鍾輝，刻于乾隆癸亥；一從周耕餘校錄，歸於華亭張奕樞，刻於乾隆己巳。同時剞獲，傳自京師，若不謀而合者。陸刻分卷，頓失舊格，而文字碩異，未若張本景宋之善。茲加辨按，不揆愚管，定彼從此，證其疏遺，具條如後。跡其同出敬思所藏，所以致此者，陸氏以意釐定，失之未勘；張刻則經厲樊榭黃唐堂姚鱣鄉諸名士商榷斟訂，而後成。甚矣！一書之傳，固其難如是，傳之而善，善而可久，則難之又難！今距乾隆又一百八十餘年，陸版已付之文選樓一炬。張槧亦喪失於南蕩兵火中。二者得一於此，已珍若片羽吉光，孰使余刳律尋聲，晰疑辨惑，汲汲從事於元鈔宋刻之遺？白石有靈，尙其起予乎？宣統二年歲次庚戌十月既望，叔問題於吳小城。

十、江春本。

詳下。

十一、姜忠肅祠堂本。

鄭文焯云：曩於光緒戊子己丑之間，與同社張君子復同輯白石年譜，專取宋元人說部，及道人詞中題敘所記歲月，切於要實，信而可徵，意在重刊其詞，依編年義例，已寫定若干卷，行將付鋟。會子復以翰林改官出宰懷遠，未竟厥役，而子復旋沒於秦中。濡滯訖今，二十餘年，竄稿篋衍，不復省措，死生契闊之悲，烏能已已！嗣從元和江氏靈鸚閣，得姜氏忠肅祠堂本，有年譜一卷，以之較曩所輯者，體例小異，徵据亦簡，倘合訂重編，附詞以傳，良足多矣。又云：昔客沽上，見義州李猛堪，藏有白石集祠堂本，是道光癸卯，其松江袁孫名熙者所刻，前有小象，共十卷，次弟與遜齋本同，合詩詞八卷，後集二卷，附錄酬唱及徵事評跋，所引如詞旨，樂府指迷，曝書亭集，帶經堂集，皆習見，其句讀頗有誤，未足依据也。

十二、揚州知足知不足齋本。

詳下。

十三、閩中倪耘劬本。

詳下。

十四、桂林倪鴻本。

倪鴻云：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別集一卷，續書譜一卷，四庫皆著錄，其通行者，有陸氏鍾輝刻本，姜氏文龍刻本，江氏春刻本。姜本江本皆出於陸本，然陸本無續書譜，姜本則有之。江本亦無續書譜，而有評論，補遺，集事補遺，投贈詩詞補遺。今刻陸本三種，及姜本續書譜，江本補遺，並增四庫簡明日錄，詁經精舍集姜夔傳，其歌曲旁注，字譜，臨寫陸本，無一筆舛誤。白石尚有絳帖平一書，當續刻之也。

十五、王鵬運本。

王鵬運云：白石道人集，余所見凡四；汲古閣六十家詞本，袁輯最略；洪氏及陸氏二本，皆詩詞合刻；陸氏以陶南村寫本付梓，獨稱完善，卽爲祠堂本所從出。辛巳歲首，合刻雙白詞集。此詞卽遵用陸本，而去其饒歌琴曲，以意主刻詞，固非與陸異也。

十六、許氏榆園本。

許增云：白石道人歌曲，無論宋嘉泰本不可得見，卽貴與馬氏本亦少流傳，就所知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本，華亭張奕樞本，歙縣洪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揚州知足不足齋本。陸版後入江鶴亭家，再歸阮文達，道光癸卯，燬於火。張版入南蕩張氏書三味樓，後亦不存。陸本洪本祠堂本，皆詩詞合刻，餘則有詞無詩。近又有閩中倪耘劬本，臨桂王鵬運本。至於斟酌精審，當推陸本爲最。茲據陸本重刊，間有與別本互異者，附刊本字之下，以墨圍隔之。

十七、朱彊村舊鈔本。

鄭文焯云：近從朱彊邨見示一舊鈔白石詞，謂得之陳彥和所獲于吳肆者。審之，是乾隆二年仁和江炳炎從符藥林借鈔於揚州，卽南邨手錄六卷舊本，傳鈔於吳江樓敬思，與江都陸鍾輝所刻，同一淵源也。顧字裏行間，劇有同異。彊村合三本詳校一通，擬据江鈔付鏤，而條具陸張二刻，互有得失，折衷一是，讀者庶知所依據也。

又云：炳炎字研南，號冷紅詞客。其題敍云：上海周晚菘，昔留漢上，見書估持陶南村手錄白石詞五卷，別集一卷，可稱善本，索金五十兩，遂不能有，聽其他售，猶在人間，安得一快覩邪？

又云：近聞新建夏劍丞得南邨手鈔原本於滬上。夏所稱陶鈔原本，卽乾隆六年仁和江炳炎鈔本，亦符氏轉寫者。

十八、沈遜齋本。

沈曾植云：宣統庚戌，試用安慶造紙廠新造紙印此書。事林廣記音樂二卷，可與旁注字譜相證明，附印於後，以資樂家研究。遜齋識。

鄭文焯云：是刻凡宋廟諱，竝缺末筆。顧二名有徧諱者，有從其初名更名而避者。如宋太宗初名匡，又改賜光義；仁宗初名受益；景祐三年賜濮王弟三子曰宗實，卽英宗也。他若欽宗名桓，初名亶，更名烜。此本於太宗仁宗英宗之初名賜名，二字並避；闕於欽宗初名卻不避，獨避一桓字。此景宋之未遑易者。至書式發首留二行，卷尾隔一行空紙，然後題卷，亦宋槧之舊格。如汲古刻宋仲良本陶靖節集，胡果泉覆宋本文選，汪闓泉景宋刻隸釋，孫淵如景宋刻說文，阮文達刊經籍纂詁，江容父刊廣陵通典之類，並放此格。南匯張嘯山徵君舒藝室隨筆載白石歌曲攷證，謂陸鍾輝本所刊譜式，以意屬改，每失故步，不如張奕樞所刻之善。蓋謂此也。

又云：白石道人歌曲，嘉泰壬戌，雲間錢希武刻本，旣久不可復覩。陶南村校

錄葉居仲本，相傳雲間樓敬思所藏，其手鈔六卷，完好無恙者，又從符藥林傳鈔，以付江都陸鍾輝刊以行世。歙人江春復得其舊版，附益集事評論及投贈諸作，刻於乾隆辛卯之秋，世所稱爲善本，出於元鈔宋槧者也。但陸氏分體釐定，合爲四卷，已屬移易失真，非陶鈔六卷之舊也，明甚。伯宛孝廉獨稱張奕樞景宋本爲最完善，而流傳絕少。今見杭州許榆園刊本，載其一敍，則亦從陶本傳鈔，經黃唐堂厲太鴻諸君校定，於乾隆己巳秋付梓，後陸刻僅六年耳。又同時出陶鈔於都門，何其不相侔若是可異也！今考此本，凡宋廟諱初名如光義受宗等字，竝避之。又別集中桓字亦缺末筆，每卷後凡題卷第皆空白兩行，是景宋舊刻可證，尙是原編六卷本來面目。至集中字句亦無碩異，唯石湖仙羽字韻，本用林宗角巾墊雨故事，此本固作雨，足訂陸刊之誤。裴駟敍史記集解，所謂有此古字，乃爲好本也。或卽奕樞舊刊邪？顧陸本後附南村二跋，在至正庚辰庚子兩年，此則闕焉，而菊坡一敍，卻遙置

目錄以前，不知沈遜齋學使，從何處得此本也？末附音樂舉要二卷，乃得之日本故文庫者，余曾錄副，取其所載字譜，足與張氏玉田詞原及白石旁譜有可互證樂紀者，如管尺中尖一尺凡上等字，今詞原刊本，竝誤爲小大二字，蓋卽清聲之高調耳。

又云：校此本竟，其單詞隻字，厥誼繇區，有足存舊聞，資異證者，以視江都陸氏所刊，雖同時出於南村手鈔之遺跡，又皆雲間樓敬思所藏，傳鈔之本。然參互研核，渙然有淄澠之別焉。如鷓鴣天夜十六出之遊字，慶官春之徑字，長亭怨曼之空字，淡黃柳之橋字，石湖仙之雨字，角招之友字，湘月題敘之練字，念奴嬌之裸字，卜算子弟八註中之芘字，虞美人之巉字，竝爲宋本僅存之證，得此亦足多矣。

陳銳云：庚戌之秋，沈子培提學使，以仿刻姜白石詞見遺。其後題嘉泰壬辰，辰當爲戌，以嘉泰無壬辰也。至詞中誤字亦往往而有，如角招起句云，爲春

瘦何堪更遶湖盡是垂柳，案此調第三句，本只六字，不知何時湖上多一西字，遂使旁註少一宮譜，此皆沿舊本之失。

十九、鄭文焯校本。

以遜齋本批校，其目錄首頁，題云：『三四年來隨所考見，任筆漫塗，或出舊校，或據新獲，隨得隨失，冗複實多。嘗擬別本迻寫，質之當代宏雅。異日有校刊姜詞善本者，爲之審定，附諸簡末，亦聲家之別子焉。樵令逸民識於淞南客次。又末頁跋云：校訂餘日，復述舊聞，辨按音呂，審勘旁譜，注之簡眉，裴駮史記集解所謂有此古字，乃是好本。又云：豫是有益，悉是鈔內。此其義例耳。樵風詞老記於琴西寮，時雪中山茶盛著，窗外竹聲振風，冷然如聞碎玉，亦濟勝具也。』鄭本頗見精瑋，鄭沒後其稿本入南海康有爲家，十六年春觀康氏藏書，主人以是見詒。今特爲之錄入斯編，以供同好。

附沈遜齋本六卷目錄與許刻四卷別集一卷目錄比較表

白石道人歌曲目錄

白石道人歌曲目錄

卷之一

卷一

皇朝饒歌吹曲十四首

聖宋饒歌鼓吹十四首

琴曲一首

上帝命

河之表

淮海濁

沅之上

皇咸暢

蜀山邃

時雨霈

望鐘山

犬哉仁



卷之二

越九歌

帝舜

王禹

越王

越相

項王

濤之神

白石道人詞箋平

卷一



謳歌歸

代功繼

帝臨壙

維四葉

炎精復

越九歌

帝舜

王禹

越王

越相

項王

濤之神

二十一

曹娥

龐將軍

旌忠

蔡孝子

卷之三

令

小重山

江梅引

驀山溪

鶯聲繞紅樓

曹娥

龐將軍

旌忠

蔡孝

琴曲一首

古怨

卷二

令

小重山令

江梅引

驀山溪

鶯聲繞紅樓



鬲溪梅令

阮郎歸二首

好事近

點絳脣二首

巫山十二峯二首

憶王孫

少年游

鷓鴣天七首

夜行船

杏花天影

醉吟商小品

玉梅令

鬲溪梅令

阮郎歸二首

好事近

點絳脣二首

虞美人二首

憶王孫

少年游

鷓鴣天七首

夜行船

杏花天影

醉吟商小品

玉梅令

踏莎行

踏莎行

訴衷情

訴衷情

浣溪紗六首

浣溪紗六首

卷之四

卷三

慢

慢

霓裳中序第一

霓裳中序第一

慶春宮

慶春宮

齊天樂

齊天樂

滿江紅

滿江紅

一萼紅

一萼紅

念奴嬌二首

念奴嬌二首

眉嫵二首

眉嫵二首



月下笛

月下笛

清波引

清波引

法曲獻仙音

法曲獻仙音

琵琶仙

琵琶仙

玲瓏四犯

玲瓏四犯

側犯

側犯

水龍吟

水龍吟

探春慢

探春慢

八歸

八歸

解連環

解連環

喜遷鶯

喜遷鶯

摸魚兒

摸魚兒

卷之五

自度曲

揚州慢

長亭怨慢

澹黃柳

石湖仙

暗香

疏影

惜紅衣

角招

徵招

卷四

自製曲

揚州慢

長亭怨慢

澹黃柳

石湖仙

暗香

疏影

惜紅衣

角招

徵招

卷之六



自製曲 ㊦

秋宵吟

淒涼犯

翠樓吟

湘月

白石道人歌曲目錄終



別集

秋宵吟

淒涼犯

翠樓吟

湘月

小重山令

念奴嬌

卜算子八首

洞仙歌

驀山溪

永遇樂

虞美人

永遇樂

水調歌頭

漢宮春二首

跋

①鄭文焯云：陸刻作虞美人二首，此作巫山十二峯，當出宋本。

②鄭文焯云：自度曲，與自製曲，略別如此，陸刻以意迸合之。

柱按：今攷白石各詞自敘，於揚州慢云：因自度此曲，淡黃柳云：因度此闕，長亭怨慢云：予頗自喜製曲，惜紅衣云：自度此曲，角招云：予每自度曲，此沈本題自度曲者也，而長亭怨慢則言製。翠樓吟云：度曲見志，湘月云：予度此曲，此沈本題自製曲者也，而皆謂之度。然則自度曲，與自製曲，似無別也。今以沈本為舊本，故仍區別之。

卷二

白石道人事略

姜夔字堯章，系出九真，唐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輔之裔。八世祖泮，任饒州教授，卽家於鄱陽。父噩，紹興庚午撰進士第，以新丞知漢陽縣。夔從父宦游，流落古沔，恬憺寡欲，不樂時趨，氣貌若不勝衣。工書法，箸續書譜以繼孫過庭，頗造翰墨闡域。詩律高秀，詞亦精深華妙，尤嫻於音律。初學詩於蕭夔，攜至茗上，遂以兄子妻之。時張燾楊萬里皆折節與交，而樓鑰范成大更相友善。成大曾以青衣小紅贈之。紹興中，秦檜當國，隱箬坑之丁山。參政張燾累薦不起。高宗賜宸翰，建御書閣以儲。夔嘗患樂典久墜，欲正頌臺樂律。寧宗慶元丁巳，上書論雅樂，并進大樂議，詔付有司收掌，時有嫉其能者，以議不合而罷。已

未，作饒歌鼓吹曲一十四章，上於尙書省奏，詔付太常，周密以爲言辭峻潔，意度高遠，有超越驪駒之意。非虛譽也。居與白石洞天爲鄰，因號爲白石道人。時往來西湖，館水磨方氏，後以疾卒，葬西馬塍。故蘇洵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唬損馬塍花。箸有琴瑟考古圖一卷，絳帖平二十卷，禊帖偏旁考集，古印譜，張循王遺事，白石道人叢藁十卷，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子二瓊，太廟齋郎，瑛，嘉禾郡僉判。嚴杰白石道人小傳

以上見話經精舍文集。

慶元三年丁巳四月□日，饒州布衣姜夔上書論雅樂事，并進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詔付奉常。有司以其用工頗精，留書以備採擇。慶元會要

海昌人家有古琴，音韻清越，相傳是單炳文遺堯章，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伯解衣，作葛天之曲。懷我白石，東望黃鵠。硯北雜志

小紅順陽公即范石湖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

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沒後葬此。同上

姜堯章詩學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姑蘇懷古詩，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二詩俱見集中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勿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近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詩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款乞疏封。

南湖謂張功甫也。鶴林玉露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浚，劉太尉光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

疏文墨，幾點臙脂流綠苔。同上

以上見白石道人逸事。

姜堯章長於音律，嘗著大樂議，欲正廟樂。慶元五年，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

常寺與議大樂，時嫉其能，是以不獲盡其所議。人大惜之。吳興掌故

先是孝宗廟乃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以肅祀事。當時中興六七十

載之間，士多歎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逸。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

於朝。宋史樂志

鄱陽姜堯章，流寓吳興，嘗暇日游金閭，裴回弔古，賦柳枝詞，有行人悵望蘇臺

柳，曾與吳王掃落花之句，楊誠齋極喜誦之。蕭東父尤愛其詞，以其兄之子妻

之。樂府紀聞

姜石帚館水磨方氏之水磨頭，近石函橋。

廖瑩中羣玉，號藥洲，刻陳簡齋姜堯章任希逸盧柳南四家遺墨十三卷。志雜堂雜

白石撰有絳帖平，續書譜，大樂議，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詞絕箋妙。

以上節錄白石道人逸事補遺。

附乾隆寫本九真姜氏世系表略按姜氏望天水後分上邦九真何蒼公

乃在清
漣尾語

公輔

唐上元進士
德宗朝宰相

諡忠肅
家欽州愛

照

五季南平高
氏辟從事

僂

光祿寺簿

忠

左拾遺

靜

宋初肇慶府

頤

太常博士

誠

貞元十六年
進士少府監

泮

饒州教授
因家上

俊民

紹興八年進士
秘閣修撰

援

唐末荆
州錄事

帖

承信郎

元邕

太學錄

噩

紹興三十年
進士知漢陽

慶元五年以
樂書準解

大廟
齋郎

夔

瓊

縣

自饒州
徒湖州

公況周頤云按据世系姜氏為公輔之裔
輔籍愛州日南則白石故粵產也

附乾隆寫本白石道人詩詞年譜

宗孝

隆興元年癸未 二年甲申

公父肅父公宰漢陽

按肅父公諱
紹興庚辰進士

時公尚幼，隨任在沔。

見詞探春
慢

乾道元年乙酉至九年癸巳

公在沔

有女別寺春草
按晚歲有書懷詩垂
楊大別寺春草郎官湖皆在沔事境

姊氏嫁漢川

据序探春
詞探有中

去復來幾二十年云云語在丙午
冬故知屬戊子己丑數年間事也

肅父公卒

昔遊詩序稱早歲
孤貧當此乾道閒

淳熙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

公依姊氏山陽，間歸饒州。

有詩于越

三年丙申

至日過維揚。州有慢揚

按公念奴嬌詞序，予客武陵，山昔遊詩白昔遊洞及

包放舟龍陽武縣洞庭湖北憲治在焉。攷千巖老人，曾參議湖北，公客武

陵，殆客蕭邸耶？蕭字東夫名德藻蕭父公同榜進士乾道間宰傳謂

蕭以兄子妻公，雖未定何年，大約丙申後，丙午前，十年間事也。

十三年丙午

客長沙。昔遊詩青草長沙境洞庭有過湘陰又寄蕭千巖詩人日登定

王臺。有紅一立夏日遊南岳。昔遊詩昔遊衡山上未曉又昔遊衡山

下看水入朱陵是在至雲密峯，遇若士，以詩說見投。秋登祝融峯。

有覽裳中七月既望，楊聲伯長沙約與蕭和父裕父時父恭父大舟

浮湘。月有詞湘八月寓山陽姊氏。溪有冬十二月千巖老人約往茗雪，

遂發沔口，有別沔鄂乘漕載雪而下。春慢探過武昌。有翠樓吟磯邊雪中

渡時度揚子。昔遊詩揚縣船程大見廬山日正爾時雪又

十四年丁未

正月元日，過金陵江上。有行踏二日，道金陵。天有影杏花 夏依千巖。巖有曲千

惜水詩紅衣詞又 冬過吳淞。按有公點絳唇詞又三當在是詩時

十五年戊申

客臨安，還寓苕溪。有按百公嘗寓吳興張仲遠家

十六年己酉

寓苕溪。早春尋梅北山沈氏園有夜行仙詞

光宗 紹熙元年庚戌

卜居白石洞下，因號白石道人。有石歌 按公己酉以前，但僑寄雪川，

未成卜築，故夜行船詞序，止稱歲寓吳興，且其指蒼弁為北山。又載

酒曰南郭，則寓在郡中，絕非山林可知。而辛亥除夕，別石湖乃稱歸

茗。曰歸則居然有家矣。據前後兩年事蹟竝論，則公之卜築在是年無疑。周方泉題公新成草堂詩，有各種竹將桃筍喫。旋栽松待斫柴燒。及猶有佳山窮活計。與公自序所謂與白石洞天爲鄰脗合。則所居已在山，非復城市，明矣。

二年辛亥

正月二十四日發合肥。有溪晦日泛巢湖。有平寒食寓合肥城南，

赤闌橋西。有黃柳夏六月復度巢湖。刻于柱過牛渚。有詩至金陵，謁

楊誠齋。有送公謁石湖長句公及次誠齋記小韻作秋寓合肥。有

犯涼冬載雪詣石湖，序有公識石湖已在謁按齋以前止月餘，有梅令石

湖徵新聲，以青衣小紅見贈。有影二除夕，別石湖歸茗，有茗

雪後過垂虹。有小紅低唱我吹簫之詩

三年壬子

按辛亥除夕詩，但得明年少行役，是歲殆居茗不出。

四年癸丑

春客越中。次有越九歌同張平甫遊禹廟詩與朴翁登臥龍山及

詩有次蓬萊閣漢宮春上下西興錢清間，欲家未果。招有徵歲暮

留越。四有犯玲瓏

五年甲寅

春同張平甫自越還吳，客湖上。時觀梅於孤山之西村有

宗寧慶元元年乙卯。

春同張平甫自南昌同遊西山。有天鷓

二年丙辰

春與張平甫約治舟往封禺。阮見鷓鴣天序以平甫壽月同宿湖西定香

寺恐防風之秋與張功甫會飲張達可家。有蟋是秋依朴翁寓封

禹。有武康丞宅詩 冬與張平甫俞商卿銛朴翁自封禹同載詣梁溪。

公田以養某疑即錫山 道經吳淞，有慶宮春 止梁溪月餘，當在爾時 將詣

淮，不果，有引江 遂歸。有梅隔 臘月，與商卿朴翁同寓新安溪莊舍。有溪 歲

不盡五日歸，舟過吳淞。有溪

三年丁巳

元日家居。有鵲 夏四月上書論雅樂，竝進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

圖一卷，詔付奉常同寺官校正，不合歸。秋寓湖上。有七月聖書丹

詩桂

四年戊午

寓湖上。有戊子春帖

五年己未

上聖宋饒歌鼓吹曲十二章，詔免解，與試禮部，不第。

六年庚申

寓湖上。有湖上寓居數詩并雜詠

按公詩釣窗不忍見南山，下有三雛骨未寒。

是公已殯三子，知在杭非一日矣。又云：未了菟裘一悵然，知公欲家焉未能也。

嘉泰元年辛酉

昔遊詩當作於是秋。按小序云：數年以來，始獲寧處。今歷考編年，惟戊申己酉庚戌三載，及丁巳以來至是年，不從遠役。而初刻本列是詩於卷末，知為辛酉詩無疑也。

二年壬戌

上元同朴翁過淨林。有詩見咸淳臨安志及觀沈碑隆畫二詩見咸淳訪志

秋客雲間。

有華亭錢參政園池詩

至日編歌曲六卷成，雲間錢希武刻諸東巖之讀書堂。

三年癸亥

詩集二卷，當刻於是年。以集中有華亭錢園詩，知在壬戌後。是歲後，詩無成刻，事蹟亦無可徵，惟春詩二首，乃嘉定四年辛未歲作，餘皆缺落，故不復謹。



卷三

白石道人文藝之批平

宋陳藏一曰：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周公謹曰：番陽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均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子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

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大，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叔晦，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嘗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某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沒，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立，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

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耀於無窮也，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亦布衣耳！乃得盛名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乃真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炳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于考古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游，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藁數篇，尚思所以廣其傳焉。齊東野語

又曰：白石饒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高遠，頗有超越華駟之意。硯北雜志

黃叔暘曰：白石詞極妙，不減清真，其高處有美成所不及。絕妙好詞選

沈伯時曰：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詞旨

張叔夏曰：詞要清空，不宜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坳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有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飈飈，此詞疏快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澹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詞源

作慢詞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深獨自甚情緒，于過變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同上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事。此皆用事不爲所使。同上

詞之賦梅，惟有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

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上同

陶九宮曰：姜堯章書法迴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廟堂。書史會要

清朱竹垞曰：謫仙云：詩傳謝朓清。惟清之至，乃能麗密。唐之孟襄陽，宋之姜白

石，明之徐迪功，盡洗鉛華，極蕭散自得之趣，故獨步一時。曝書亭集

又曰：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鈔得，僅存六卷爾。堯章

於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旣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

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真僞，察及苗髮。

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甄，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

順伯爲優。上同

王阮亭曰：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

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

逸推陸放翁。白石游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爲佳。帶經堂集

又曰：余於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於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時稱雙白石。香祖筆記

以上節錄白石道人詩詞評論。

白石道人集三卷，鄱陽姜夔堯章撰，千巖蕭東夫識之於年少客游，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賞其歲除舟子行十絕，以爲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夔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詞亦工。陳直齋書錄題解

姜白石，詩家名流，詞尤精妙，不減清真，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者。善吹簫，多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既成乃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有詠蟋蟀齊天樂

一闋最勝。其過茗雪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嘗記章臺走馬，雁磧沙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人日詞云：池面冰膠，牆腰雪老，雲意還又沈沈，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難時序侵尋。湘月詞云：中流容與，畫船不點清鏡，從柳洲綠淨，不可唾之語翻出。戲張平甫納妾云：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翠樓吟云：檻曲縈紅，檐牙飛翠，酒祓清愁，花銷英氣。法曲獻仙音云：過秋風未成歸計，誰念我，重見冷楓紅舞。玲瓏四犯云：有輕盈換馬，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句法奇麗，其腔皆白度者，惜舊譜零落，未能盡被之管絃也。詞品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硯北雜記

往余見姜白石詩一卷，有絕句，作小草尤佳，云：道人野性如天馬，欲擺青絲出帝閑。甚愛此詩，第恨不通畫，不能使無聲詩，有聲畫相表裏，此爲欠事。式古堂書畫彙

考

以上節錄白石道人詩詞評論補遺。

張炎曰：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獨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

王士正曰：詞以少游易安爲宗，固也。然竹屋梅溪白石諸公極妍盡致處，反有秦李所未到者。譬如絕句至劉賓客杜京兆，時出青蓮龍標一頭地。

朱彝尊曰：詞莫善姜夔。梅溪玉田碧山諸家，皆具夔之一體。自後得其門者寡矣。

宋翔鳳曰：詞家之有石帚，猶詩家之有杜少陵，繼往開來，文中關鍵。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如齊天樂傷二帝北狩也；楊州慢，惜無意恢復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蓋意愈切則詞愈微，屈宋之心，誰能見之，乃長短句中復有白石道人也。

孫麟趾云：白石多清超之句，宜學之。

鄒祗謨云：詠物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詞

至白石梅溪，始得箇中妙諦。

張臯文曰：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

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詞選目錄錄敘

周止菴云：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

氣味吻合。辛寬姜窄，寬故容蕺，窄故鬥硬。宋四家詞序論

又曰：白石號為宗工，然亦有俗濫處，揚州漫淮左名寒酸處，法曲獻仙音象筆

句禿補湊處，齊天樂郊世間兒女敷衍處，淒涼上犯追念支處，湘月舊家複處，一尊

翠藤共四樓雅集不可不知上同

又曰：白石小序甚可觀，苦與詞複。若序其緣起，不犯詞境，斯為兩美矣。上同

王國維曰：美成青玉案詞，葉上初陽乾雨，宿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真能得

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詞人話

又曰：詠物之詞，以東坡水龍吟為最工，邦卿雙雙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調

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邪？上同

又曰：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邪？上同

又曰：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卽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猶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上，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人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上同

又曰：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

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上同

又曰：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可學，佳處不可學也。上同

又曰：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脫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上同

又曰：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於鄉愿而已。

又曰：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上同

陳銳曰：古人文字，難可吹求，嘗謂杜少陵國初以來畫馬句，何能着一鞍字，此等處絕不通也。詞中尤夥，姜堯章齊天樂詠蟋蟀，最爲有名。然庾郎愁賦，有何出典？邠詩四字，太覺呆詮。至銅鋪石井，堠館離宮，亦嫌重複。其揚州慢縱豸薏詞上三句，語意亦不貫，若張玉田之南浦詠春水一首，了不知其佳處，今人和者如牛毛，何也？囊碧齋詞話

又曰：詞如詩，可模擬得也。南唐諸家，迴腸蕩氣，絕類建安；柳屯田不着筆墨，似古樂府；辛稼軒俊逸似鮑明遠；周美成渾厚擬陸士衡；白石得淵明之性情；夢窗有康樂之標軌；皆苦心孤造，是以被絃筦而格幽明，學者但於面貌求之，抑末矣。同上

又曰：白石擬稼軒之豪快，而結體於虛；夢窗變美成之面貌，而練響於實。南渡以來，雙峯並峙，如盛唐之有李杜矣。顧詞人領袖，必不相輕，今夢窗四稿中，屢和石帚，而姜集中不及夢窗，疑不可攷。至草堂詩餘，不選石帚一字，則又咄咄

一怪事。同上

鄭文焯云：白石以沉憂善哥之士，意在復古，進大樂議，卒爲伶倫所阨，其志可悲，其學自足千古。叔夏論其詞如楚雲孤飛，去留無迹，百世興感，如見其人。鶴道

人論
詞書

林紓云：詞家唯姜石帚能結響啞，不善學，則流於滯澀。徵文

卷四

令

小重山

賦潭州紅梅

人繞湘臯月墜時，斜橫花樹，小浸愁漪。一春幽事有誰知？東風冷，香遠茜裙歸！
鷗去昔游非。遙憐花可可，夢依依。九疑雲杳斷魂啼，
①相思血，都沁綠筠枝！

②

①水經注，九疑山基盤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游者疑焉，故曰九疑。亦作九嶷。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嶷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②述異記，舜南巡，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痛，淚下沾竹，竹上文爲之

斑斑然。

江梅引

丙辰之冬，予留梁溪，將詣淮而不得，因夢思以述志。

人間離別易多時。見梅枝，忽相思，幾度小窗幽夢手同攜？今夜夢中無覺處，漫徘徊，寒侵被，尙未知。溼紅恨墨淺封題。寶箏空，無雁飛。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暉！舊約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罷淮南春草賦，又萋萋。漂零客淚滿衣！

①淮南王安作招隱士，有云：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驀山溪

題錢氏溪月

與鷗爲客，綠野留吟屐。兩行柳垂陰，是當日仙翁手植。①一亭寂寞，煙外帶愁橫。荷冉冉，展涼雲，橫臥虹千尺。才因老盡。秀句君休覓。萬綠正迷人，更愁入山陽夜笛。②百年心事，惟有玉闌知。③吟未了，放船回。月下空相憶。

○「日」許增云：詞譜作「年」。

○「愁」沈遜齋本作「秋」陸本作「愁」鄭文焯云：「秋」是「愁」之脫譌，陸本是。

○庾肩吾詩，秦王金作柱，漢帝玉爲欄。

鶯聲繞紅樓

甲寅春，平甫與予自越來吳，攜家妓觀梅于孤山之西村，命國工吹笛，妓皆以柳黃爲衣。

十畝梅花作雪飛。冷香下，攜手多時。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爲予吹！人妬垂

楊綠，春風爲染作仙衣。垂楊卻又妬腰肢，近平前舞絲絲！^①

○鄭文焯云：「近」作平，白石自注，此上作平用之義例，疏影「飛近蛾綠」，「近」亦作平。

鬲溪梅令

丙辰冬自無錫歸，作此寓意。

好花不與殢香人。浪粼粼。又恐春風歸去綠成陰。玉鈿何處尋？木蘭雙槳

夢中雲。小橫陳。謾向孤山山下覓。盈盈翠禽啼一春。

○「殢」廣韻集韻竝他計切音替。玉篇極困也。集韻與「殢」同。玉篇殢喘也。

鄭文焯云：攷譜，仙呂調爲夷則羽，用中呂起調，此旁譜作么字是。

○三輔黃圖，昭帝時，令水嬉游燕永日，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柁，隨風輕漾，畢景忘歸。

述異記，木蘭

洲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

舟至今在洲中。

「小」許增云：歷代詩話作「水」，汲古閣本同。柱按作「小」者是。

阮郎歸

爲張平甫壽，是日同宿湖西定香寺。

紅雲低壓碧玻璃。惺惚花上啼。靜看樓角拂長枝。朝寒吹翠眉。休涉筆，且裁

詩。年年風絮時。繡衣夜半草符移。月中雙槩歸！

又

旌陽宮殿昔裴徊。一壇雲葉垂。與君閒看壁間題。夜涼笙鶴期。茅店酒，壽君時。老楓臨路岐。年年強健得追隨。名山游遍歸！

○漢書，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

點絳脣

丁未冬過吳松作

燕鴈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
弟四橋邊，擬共天隨住。

○今何許？凭闌懷古，殘柳參差舞！

○唐陸龜蒙，別號天隨子。

又

金谷人歸，○綠楊低掃吹笙道。數聲啼鳥，也學相思調！
月落潮生，撥送劉郎老。淮南好，甚時重到，陌上生春草！

○石崇自序云：余有別廬，在金谷澗中，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物備具，又有水碓魚池。何遜詩，金

谷賓游盛，青門冠蓋多。李商隱杏花詩，仙子玉京路，主人金谷園。

○李賀詩，茂陵劉郎秋風客。劉夢得詩，種桃道士今何在？在前度劉郎今再來。

虞美人

賦壯丹

西園曾爲梅花醉。葉翦春雲細。玉笙涼夜隔簾吹，臥看花枝搖動一枝枝！
娉娉教誰惜？空壓紗巾側。沈香亭北又青苔，唯有當時蝴蝶自飛來！

又

摩挲紫蓋峯頭石。下瞰蒼厓立。玉盤搖動半厓花，花樹扶疏一半白雲遮！
盈相望無由摘。惆悵歸來屐。而今仙跡杳難尋，那日青樓曾見似花人！

憶王孫

番陽彭氏小樓作

冷紅葉葉下塘秋，長與行雲共一舟。零落江南不自由，兩綢繆，料得吟鸞夜夜

愁!

少年游

戲平甫

雙螺未合，雙蛾先斂，^①家在碧雲西。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②扁舟載了，匆匆歸去。^③今夜泊前溪。楊柳津頭，梨花牆外，心事兩人知。

①「蛾」陸本作「娥」。鄭文焯云：「蛾」當為「娥」之譌，陸本是。

柱按：詩「蛾眉」當作「娥媯」，此自是小學家經學家語。白石此詞，自承用作「蛾」「雙螺」「雙蛾」本對文也。何遜詩，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白居易詩，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

②方輿紀勝，桃葉渡在秦淮口，因王獻之妾得名。王獻之桃葉歌，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③許增云：詞譜無「歸」字。

鷓鴣天

己酉之秋，苕溪記所見。

京洛風流絕代人。何因風絮落溪津？籠鞵淺出鴉頭鞵，知是凌波縹緲身。紅乍笑，綠長嘔。與誰同度可憐春？鴛鴦獨宿何曾慣，化作西樓一縷雲！

○曹子建洛神賦序云：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洛神賦云：陵波微步，羅襪生塵。

又

予與張平甫自南昌同游西山玉隆宮，止宿而返。蓋乙卯三月十四日也。是日平甫初度，因買酒茅舍，竝坐古楓下。古楓，旌陽在時物也。旌陽嘗以草履懸其上，土人以屨爲屨，因名曰挂屨楓。蒼山四圍，平野盡綠，鬲澗野花紅白，照影可喜。使人採擷，以藤糾纏著楓上。少焉月出，大於黃金盆。逸興橫生，遂成痛飲，午夜乃寢。明年平甫初度，欲治舟往封禺松竹間，念此游之不可再也。歌以壽之。

曾共君侯歷聘來。去年今日踏莓苔。旌陽宅裏疏疏磬，挂屨風前草草盃！呼
羹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裴徊。移家徑入藍田縣，急急船頭打鼓催！

又

丁巳元日

柏綠椒紅事事新。隔籬燈影賀年人。三茅鍾動西窗曉，○詩鬢無端又一春！
慵對客，緩開門。梅花閒伴老來身。嬌兒學作人間字，鬱壘新茶寫未真。○

○鄭文焯云：輟耕錄引陳隨應南度行宮記云：吳知古掌禁修，每三茅觀鍾鳴，則觀堂之鍾應之。是
知此解爲道人在杭州作，可證。

○風俗通，上古之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蔡邕獨斷，十二月歲竟，乃畫荼壘，并縣葦索
以禦凶。

又

正月十一日觀燈

巷陌風光縱賞時，籠紗未出馬先嘶。○白頭居士無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隨。○
花市滿，月侵衣。少年情事老來悲。沙河塘上春寒淺，看了游人緩緩歸。

○况周頤云：籠紗未出馬先嘶，七字寫出華貴氣象，卻淡雋不涉俗。

○鄭文焯云：夢窗元夕調，有一「乘肩爭看小腰身」之句。

又云：武林舊事，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貢貴邸豪家幕次之玩。道人以江湖閒逸，感時觸景，聊記鐙市風光，夢窗所謂草邊一笑，所費殊不多也。

又

元夕不出

一昨天街預賞時，○柳慳梅小未教知。而今正是歡遊夕，卻怕春寒自掩扉！
簾寂寂，月低低，舊情惟有絳都詞。芙蓉影暗三更後，臥聽鄰娃笑語歸。○

○「一」許增云：歷代詩餘作「憶」，汲古閣本同。

○賀裳云：二句屢屢有詩人之致。

又

元夕有所夢

肥水東流無盡期。當初不合種相思。夢中未比丹青見，暗裏忽驚山鳥啼！春未綠，鬢先絲。人間別久不成悲。誰教歲歲紅蓮夜，兩處沈吟各自知！

①鄭文焯云：「紅蓮」謂燈。此可與丁未元日金陵江上感夢之作參看。

又

十六夜出①

輦路珠廉兩行垂。②千枝銀燭舞僛僛。③東風歷歷紅樓下，誰識三生杜牧之？
④歡正好，夜何其？明朝春過小桃枝。鼓聲漸遠遊人散，⑤惆悵歸來有月知！

①鄭文焯云：自丁巳元日至此詞十六夜出，竝為道人旅杭時作。

②許增云：「行」舊鈔本作「桁」。

③詩賓之初筵篇，屢舞僛僛。毛傳云：「僛僛」舞不能自正也。

④舊唐書杜牧，字牧之，工詩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柱按：牧之集有恨詩。注云：牧佐宣城幕，游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令牧閑行閱奇麗，得垂髻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爲詩。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⑤「遊」陸本作「行」許增本亦作「行」注云：舊鈔本作「游」鄭文焯云：作「行」非。

夜行船

己酉歲，寓吳興，同田幾道尋梅北山沈氏圃，載雪而歸。

略約橫溪人不度，^①聽流嘶佩環無數。^②屋角垂枝，船頭生影，算唯有春知處！
回首江南天欲暮。折寒香倩誰傳語？^③玉笛無聲，^④詩人有句。^⑤花休道，輕分付！

①蘇軾游蔣山詩，略約橫秋水。略約，獨梁也。

②鄭文焯云：「嘶」當爲「嘶」陸本正合。

③李白詩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④指林逋梅花詩。

杏花天影①

丙午之冬，發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風日清淑。小舟挂席，容與波上。

綠絲低拂鴛鴦浦。想桃葉當時喚渡。②又將愁眼與春花，待去，倚蘭橈更少駐！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湖水，知人最苦。滿汀芳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

①張文虎云：此詞不注宮調，以其所用字及殺聲推之，則中呂調也。

又云：旁譜諸字合作ム，乃詞源同疑本字也。ム西四竝作マ，④詞源西作マ⑤下一竝作一，①詞源正作上作

么，本亦或作上乃上詞源作ム疑勾作一，其詞源同此字當時樂工以配蕤賓律者惟高平詞之玉梅令及角

招皆用蕤賓勾字餘譜中有レ者皆尺作人，詞源玉工作工，詞源玉作⑦瓦凡作川，①詞源瓦作六

形近而譌如ムハマム皆易混也。玉五竝作ム，⑥詞源玉作ム即緊五也作ム。又云：詞源管色應指

③許增云：「湖」詞譜作胡。柱按：詞苑萃編引亦作胡。

④許增云：詞譜無又字。

鄭文焯云：攷宋譜俗管以上作フ，折字作ノ，此本么字旁譜微譌，當作么，則簡明已。

⑤許增云：按葉譜夢逐句分段。

玉梅令

高平調

石湖 ①家自製此聲，未有語實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鬲河有圃曰范邨，梅開雪落，竹院深靜，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戲及之。

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鎖舊家亭館。有玉梅幾樹，背立怨東風，高花未吐，
②暗香已遠！公來領客，④梅花能勸。⑤花長好，願公更健，便揉春爲酒，剪雪
作新詩，拚一日繞花千轉！

①鄭文焯云：高平調卽林鐘羽，管色用尺工凡下四四一勾，起調用一字，第二字花是。

②又云：攷范石湖記，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儼余七十楹，盡拆除

之，治爲范邨。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③許增云：詞譜無「高」字。

鄭文焯云：或云「高」字衍，「梅」下奪一「下」字，但依旁譜采按字句，未敢臆斷。

踏莎行

自沔東來，丁未元旦日，至金陵江上感夢而作。

燕燕輕盈，鶯鶯嬌暖。分明又向華胥見。①夜長爭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別後書辭，別時鍼線，離魂暗逐郎行遠。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①列子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

訴衷情

端午宿合路

石榴一樹浸溪紅。零落小橋東。五日淒涼心事，①山雨打船篷！
諳世味，楚人

弓。○莫冲冲！白頭行客，不採蘋花，孤負薰風！

○鄭文焯云：萬俟詞，「五日淒涼今古與誰同。」

○孔子家語，楚共王出游，亡其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楚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

浣溪沙

予女須家。沔之山陽，左白湖，右雲夢，春水方生，浸數十里。冬寒沙露，衰草入雲。丙午之秋，予與安甥或蕩舟採菱，或舉火置兔，或觀魚簞下；山行野吟，自適其適，憑虛悵望，因賦此闋。③

著酒行行滿袂風。草枯霜鶻落晴空。銷魂都在夕陽中。恨入四弦人欲老。④
夢尋千驛意難通。當時何似莫匆匆！

○柱按：詞苑萃編，「置」作「置」誤。

○柱按：詞苑萃編，「野」作「墅」誤。

③柱按：詞苑萃編引作「因賦浣溪沙一闕。」

④異聞錄，酒徒鮑生，好蓄聲伎，外弟韋生，好駿馬，一日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白

居易琵琶引，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又

已酉歲，客吳興，收燈夜，闔戶無聊，俞商卿呼之不出，①因記所見。

春點疏梅雨後枝。剪燈心事峭寒時。市橋攜手步遲遲。蜜炬來時人更好。玉

笙吹徹夜何其。東風落靨不成歸！

①「不」，許增云：舊鈔本作「共。」

鄭文焯云：舊鈔本作「共」，宜據正。若云「不出」，則末由記所見。陸本同此誤。

又

辛亥正月二十四日發合肥

釵燕籠雲晚不忺。擬將裙帶繫郎船。別離滋味又今年！楊柳夜寒猶自舞。鴛

鴛風急不成眠。些兒閒事莫縈牽！

又

丙辰歲不盡五日，吳松江作。

雁怯重雲不肯啼。畫船愁過石塘西。打頭風浪惡禁持！
春浦漸生迎棹綠，小梅應長亞門枝，一年燈火要人歸！

又

丙辰臘與俞商卿銛朴翁同寓新安溪莊舍，得臘花，○韻甚，二首。

花裏春風未覺時，美人呵蕊綴橫枝，鬲簾飛過蜜蜂兒！
書寄嶺頭封不到，影浮杯面誤人吹，寂寥惟有夜寒知！

○「花」許增云：舊鈔本作「梅」。

鄭文焯云：「花」舊抄本作「梅」。案「臘」當作「蠟」，此因上「臘」字平列成訛。陸本同。又云：詞中用蜜蜂烘託蠟字，用庾嶺暗切梅字，是詠梅可證。

又

翦翦寒花小更垂。阿瓊愁裏弄妝遲。①東風燒燭夜深歸。落蕊半黏釵上燕。
露橫斜映鬢邊犀。老夫無味已多時！②

①漢武內傳，王母乃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溫庭筠詩，香燈悵望飛瓊鬢，涼月殷勤碧玉簫。

②鄭文焯云：結句用味如嚼蠟之義，甚新。

卷五

慢

霓裳中序第一

丙午歲，留長沙，登祝融，因得其祀神之曲，曰黃帝鹽，○蘇合香。又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闋，皆虛譜無辭。按沈氏樂律，霓裳道調，此乃商調，樂天詩云：散序六闋。此特兩闋，未知孰是？然音節閒雅，不類今曲。予不暇盡作，作中序一闋傳於世。予方羈游，感此古音，不自知其辭之怨抑也。

亭臯正望極，亂落江蓮歸未得。○多病卻無氣力。○況紈扇漸疏，羅衣初索。○流光過隙，歎杏梁雙燕如客！客人在？一簾澹月，彷彿照顏色！幽寂！亂蛩吟壁！

動庾信清愁似織。^⑤沈思年少浪跡，笛裏關山，柳下坊陌，墜紅無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漂零久，而今何意？醉臥酒壚側！^⑥

①柱按：「鹽」詞苑萃編作「監」誤。

②「江」許增云：歷代詩餘作「紅」詞譜同。

③「卻」許增云：詞譜作「怯」。

④許增云：索借叶。

⑤庾信，字子山。杜甫詩云：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⑥世說，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人飲，既醉，便眠婦側，夫疑之，伺察終無

他意。

慶宮春

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香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

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山寒天迥，雪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纏，猶相與行吟，因賦此闋。蓋過旬，塗藁乃定。朴翁咎予無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己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所出奇詭，予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

雙槩蕩波，一蓑松雨，暮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
采香涇裏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誰答？
垂虹西望，飄然引去，此興平生難遏。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如今安在？○唯有闌干伴人，一霎！

○「涇」，沈遜齋本作「逕」。○鄭文焯云：「逕」，陸本作「涇」，宜从沈本。

○曹植洛神賦，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又云：無微情以効愛兮，獻江南之明璫。

齊天樂 ○ 黃鍾宮

丙辰歲，與張功父會飲張達可之堂，聞屋壁間蟋蟀有聲，功父約予同賦，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辭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間，仰見秋月，頓起幽思，尋亦得此。蟋蟀中都呼爲促織，善鬪，好事者或以二三十萬錢致一枚，鏤象齒爲樓觀以貯之。③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④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⑤詩謾與，⑥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⑦

①賀裳云：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於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

①「二三」沈遜齋本作「三二」鄭文焯云：陸本作「二三十萬」此倒置。

②鄭文焯云：負喧雜錄，鬥蛩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鑿象牙爲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此敍所記好事者云云，可知其習尙至宋宣政間，殆有甚於唐之天寶時矣。功父滿庭芳詞，詠促織兒，清雋幽美，實擅詞家能事，有觀止之歎；白石別構一格，下闕託寄遙深，亦足千古已。

③詩豳風，七月篇，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④「候」沈遜齋本作「侯」。鄭文焯云：「侯館」當作「候館」陸本是。

⑤「與」許增云：舊鈔本作譜。

⑥原注，宣政間有士大夫製蟋蟀吟。

滿江紅

滿江紅舊調①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云：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爲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聞遠岸簫鼓聲，問之舟師，云：居人爲此湖神姥壽也。予因祝曰：得一席風，

○徑至居巢，當以平韵滿江紅爲迎送神曲。言訖，風與筆俱駛，頃刻而成。末句云：○聞珮環則協律矣。書以綠箋，沈于白浪。辛亥正月晦也。是歲六月，復過祠下，因刻之柱間。有客來自居巢云：土人祠姥，輒能歌此詞。按曹操至濡須口，孫權遺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濡須口與東關相近，江湖之所出入，予意春水方生，必有司之者，故歸其功於姥云。

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④旌旗共亂雲俱下，⑤依約前山。命駕羣龍金作輓，相從諸娣玉爲冠。⑥向夜深，風定悄無人，聞珮環？
神奇處，君試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電別守東關。⑦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⑧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

○「調，」許增云：絕妙好詞作「詞。」

○「席，」許增云：絕妙好詞作「夕。」

③柱按：詞苑萃編無「云」字。

④鄭文焯云：詞律上去聲字有作平用之例。如集中近字，類可證。此曲爲道人自製平均，第二句第五句千頃之頃，審音當作平。證以夢窗兩作，一用蒼浪，本漢樂府上有蒼浪天，浪爲平聲，猶云天色之老倉也。汲古本不誤，萬氏引作滄浪，四印齋刻從之，非是。滄浪出禹貢，水名，今誤爲水貌之通訓。

又云：吳詞次解作胡蜨，蜨字亦入平例。是知白石之頃字亦不作上用，有左驗矣。近世詞人作此解并不達斯音呂，故訂及之。

⑤「共」許增云：絕妙好詞作「擁」。

⑥原注，廟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

⑦異人記，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掘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遠知曰：青丘元老傳授也。

⑧魏志，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注，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一萼紅

丙午人日，予客長沙別駕之觀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負古垣，有盧橘幽篁，一逕深曲。穿逕而南，官梅數十株，如椒如菽，或紅破，或白露，枝影扶疏。著屐蒼苔細石間，桼興橫生，亟命駕登定王臺。○亂湘流入麓山，○湘雲低昂，湘波容與。興盡悲來，醉吟成調。

古城陰，有官梅幾許？紅萼未宜簪。池面冰膠，牆腰雪老，雲意還又沈沈。翠藤共間穿徑竹，漸笑語驚起臥沙禽。野老林泉，故王臺榭呼喚登臨。南去北來何事？蕩湘雲楚水，目極傷心！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難時序侵尋。記曾共西樓雅集，想垂楊還裊萬絲金。○待得歸鞍到時，○只怕春深！

○許增云：方輿勝覽云：定王臺在潭州，俗傳漢長沙定王載米博長安土，築臺於此，以望其母。唐姬

張安國名曰定王臺，自為書匾。

①鄭文焯云：麓山在湘江上。

②拾遺記，堯時有祇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精，狀如雞，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

③荆楚歲時記，有剪綵爲燕之說。

④「楊」許增云：歷代詩餘作「柳」。汲古閣本同。張文虎云：一本作「柳」。與前段「語」字合。

⑤「鞍」許增云：詞潔作「鞭」。

念奴嬌

予客武陵，湖北憲治在焉。古城野水，喬木參天，予與二三友，日蕩舟其間，薄荷花而飲，氣^①象幽閒，不類人境。秋水且涸，荷葉出地尋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見日，清風徐來，綠雲自動，間于疏處，窺見游人畫船，亦一樂也。竭來吳興，數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絕，故以此句寫之。

鬧紅一舸，記來時嘗與鴛鴦爲侶。三十六陂人未到，^①水佩風裳無數。翠葉吹涼，^②玉容銷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日暮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凌波去。^③只恐舞衣寒易落，^④愁入西風南浦。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田田多少，幾回沙際歸路！

①柱按：「氣」詞苑萃編引作「意」。

②寰宇記，圃田澤在中牟縣，爲陂者三十有六。

③「吹」許增云：舊本作「招」。

④沈遜齋本「忍」上無「爭」字，末句「路」下注「爭」字。鄭文焯云：「忍」上陸本有「爭」字，沈本奪，補注於末。

⑤「寒」許增云：歷代詩餘作「容」，詞譜同。

又

謝人惠竹榻

楚山修竹自娟娟，○不受人間袪暑。我醉欲眠伊伴我，一枕涼生如許。象齒爲材，花藤作面，終是無真趣。梅風吹溽，此君直恁清苦。須信下榻殷勤，○翛然成夢，○夢與秋相遇。翠袖佳人來共看，漠漠風煙千畝。蕉葉窗紗，荷花池館，別有留人處。此時歸去，爲君聽盡秋雨！

○「娟」沈遜齋本作「涓」。鄭文焯云：陸本作「娟」是。

○「翛」沈遜齋本作「條」。鄭文焯云：「條」陸本作「翛」，沈本譌。

眉嫵一名百宜嬌

戲仲遠

看垂楊連苑，杜若侵沙，○愁損未歸眼。信馬青樓去，重廉下，娉婷人妙飛燕。翠樽共款，聽艷歌郎意先感。便攜手，月地雲階裏，愛良夜微暖！無限風流疏散，有暗藏弓履，偷寄香翰。明日聞津鼓，湘江上，催人還解春纜。亂紅萬點，悵斷魂煙水遙遠。又爭似相攜，乘一舸鎮長見！

①「侵」許增云：歷代詩餘作「吹」。詞譜同。

「沙」沈遜齋本作「紗」。鄭文焯云：陸本作「沙」。沙紗同。詞中當以紗爲窗。周官素沙，沙同紗。柱按：當以「紗」爲正，沙借爲紗，在周秦古書則然，非所以論於後代詩詞也。

月下笛

與客攜壺，梅花過了，夜來風雨。幽禽自語，啄香心過牆去。春衣都是柔荑翦，
① 尙沾惹殘茸半縷。悵玉鈿似掃，
② 朱門深閉，再見無路！凝竚，曾游處，但繫馬垂楊，認郎鸚鵡。揚州夢覺，彩雲飛過何許？
③ 多情須倩梁間燕，
④ 問吟袖弓腰在否？
⑤ 怎知道誤了人年少，自恁虛度。

① 詩衛風碩人篇，手如柔荑。

② 「似」沈遜齋本作「侶」。鄭文焯云：「侶」爲「侶」之譌。陸本作似。

③ 「間」沈遜齋本作「上」。張文虎云：趙聞禮陽春白雪本「上」作「間」，與前段「荑」字

合。鄭文焯云：「上」字陸本作「間」，是此字宜平，與上闕同例。

④西陽雜俎，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於牀前踏歌曰：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

清波引

予久客古沔，滄浪之煙雨，鸚鵡之草樹，頭陀黃鶴之偉觀，郎官大別之幽處，無一日不在心目間。勝友二三，極意吟賞；謁來湘浦，歲晚淒然；步繞園梅，摘筆以賦。

冷雲迷浦，倩誰喚玉妃起舞。歲華如許，梅弄眉嫵。屐齒印蒼蘚，漸爲尋花來去。自隨秋雁南來，望江國，渺何處？新詩漫與，好風景長是暗度。故人知否，抱幽恨難語。①何時共漁艇，莫負滄浪煙雨。況有清夜啼猿，怨人良苦！

①「難」許增云：詞譜作「誰」。

法曲獻仙音 ① 俗名大石
黃鍾商

張彥功官舍在鐵冶嶺上，即昔之教坊使宅。高齋下瞰，湖山光景奇絕，予數過之，為賦此。

虛閣籠寒，小簾通月，暮色偏憐高處。樹隔離宮，水平馳道，湖山盡入尊俎。柰楚客淹留久，砧聲帶愁去！
屢回顧，過秋風未成歸計，誰念我重見冷楓紅舞？喚起澹粧人，問逋仙今在何許？
象筆鸞牋，甚而今不道秀句。怕生平幽恨，化作沙邊煙雨！

①鄭文焯云：洪陔華刻本，有越女鏡心二解，它本所無。諦審其語義風格，竝近靡曼之音，可決為非道人之作。至其曲體與獻仙音相類。南村依宋槧寫校，既無是闕，宋元諸家選本說部，亦不聞有集外軼詞，是洪刻雖多，亦奚以為？

②林逋錢唐人，字君復，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仁宗賜諡和靖先生。

琵琶仙

商黃鍾

吳都賦云：①戶藏煙浦，家具畫船，②唯吳興為然。春游之盛，西湖未

能過也。己酉歲，予與蕭時父載酒南郭，感遇成歌。

雙槳來時，有人似舊曲桃根桃葉。歌扇輕約飛花，蛾眉正奇絕。①春漸遠，汀洲自綠，更添了幾聲啼鴉。十里揚州，三生杜牧，②前事休說！又還是官燭分煙，柰愁裏匆匆換時節。都把一襟芳思，③與空階榆筴。千萬縷藏鴉細柳，爲玉樽起舞回雪。想見西出陽關，故人初別！④

①顧千里云：此見之李庾西都賦，唐文粹作吳都誤。

②鄭文焯云：姚鼎臣文粹引賦云：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白石作藏具二字，均誤，又失原均，且移唐之西都於吳，於地理尤謬。

③「奇」許增云：舊鈔本作「愁」。

④杜牧贈別詩云：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⑤「官」許增云：歷代詩餘作「宮」，詞譜同。唐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⑥「都」沈遜齋本作「多」鄭文焯云：陸本作「都」是。

⑦唐王維送元二使西安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玲瓏四犯

此曲雙調一世別
有大石調一曲

越中歲暮，聞簫鼓感懷。

疊鼓夜寒，垂燈春淺，匆匆時事如許。倦游歡意少，俛仰悲今古。江淹又吟恨賦，記當時送君南浦。①萬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
楊州柳垂官路，有輕盈換馬，②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文章信美知何用？謾贏得天涯羈旅。教說與春來，要尋花伴侶！

①沈遜齋本無此小注。鄭文焯云：陸本有小注，沈本脫。

又云：案巾箱本清真集是調穠字天桃一闕，注大石調，與此體迥異。

②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③「換」許增云：汲古閣本作「喚」。

側犯

詠芍藥

恨春易去，甚春卻向揚州住。微雨，正繭栗梢頭，弄詩句。紅橋二十四，^①總是行雲處。無語，漸半脫宮衣，笑相顧！
金壺細葉，千朶圍歌舞。誰念我鬢成絲，來此共尊俎。後日西園，綠陰無數，寂寞劉郎自修花譜！^②

①詳下揚州慢。

②劉攽芍藥譜云：花有紅葉黃腰者，號金帶圍，生則城中當出宰相。韓魏公守維揚，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公選客賞之，時王珪爲郡倅，王安石爲幕官，皆在選中，而缺其一。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之，及暮報陳太傅升之來，明日遂開宴，折花插賞，後皆爲首相。

水龍吟

黃慶長夜泛鑑湖，有懷歸之曲，課予和之。

夜深客子移舟處，兩兩沙禽驚起。紅衣入槳，青燈搖浪，微涼意思。把酒臨風，不
思歸去，^①有如此水。況茂陵倦游，^②長干望久，芳心事，蕭聲裏！屈指歸期尙
未。鵲南飛，有人應喜。畫闌柱子留香，小待提攜影底。我已情多，十年幽夢曾如
此。^③甚謝郎也恨飄零，解道月明千里。^④

①「歸」上「思」字，許增云：詞譜作「忘」。

②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又云：長卿故倦游。又云：相如既病免，家居
茂陵。

③「略曾」許增云：舊鈔本作「約略」。

④文選注，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年七歲，能屬文。

文選謝莊月賦云：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
南史謝莊傳：孝武帝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
帝召莊以延之之答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拊掌竟日。

探春慢

予自孩幼，從先人宦于古沔，女須因嫁焉。中去復來，幾二十年，豈惟姊弟之愛，沔之父老兒女，亦莫不予愛也。丙午冬，千巖老人約予過苕雪，歲晚乘濤載雪而下，顧念依依，殆不能去，作此曲別鄭次阜，辛克清姚剛中諸君。

衰草愁煙，亂鴉送日，風沙回旋平野。○拂雪金鞭，欺寒茸帽，○還記章臺走馬。○誰念漂零久？謾贏得幽懷難寫。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間，共情話！長恨離多會少，重訪問竹西，珠淚盈把。雁磧波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無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東下。○⑤甚日歸來，梅花零亂春夜！○⑥

①「風」許增云：歷代詩餘作「飛」。

②「茸」沈遜齋本作「葺」鄭文焯云：「葺」當爲「茸」之誤，陸本正作「茸」。

③漢書張敞傳，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

④「波」許增云：歷代詩餘作「沙」，舊鈔本同。

⑤「照」許增云：歷代詩餘作「喚」，汲古閣本同。柱按沈遜齋本亦作「喚」。

⑥「亂」沈遜齋本作「落」。

八歸

湘中送胡德華

芳蓮墜粉，疏桐吹綠，庭院暗雨乍歇。無端抱影消魂處，還見篠牆螢暗，蘚階蛩切。送客重尋西去路，問水面琵琶誰撥？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鴉！長恨相從未款，而今何事，又對秋風離別！渚寒煙澹，棹移人遠，縹緲行舟如葉。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羅襪。歸來後，翠尊雙飲，下了珠簾，玲瓏間看月？

①「事」許增云：絕妙好詞作「處」。

②史記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杜甫云：茂陵多病後，尙愛卓文君。

解連環

玉鞭重倚，①卻沈吟未上，又縈離思。爲大喬能撥春風，②小喬妙移箏。③雁啼
秋水，柳怯雲鬆，更何心十分梳洗。道郎攜羽扇，那日隔簾半面曾記！西窗夜
涼雨霽，歎幽歡未足，何事輕棄？問後約空指薔薇，算如此溪山，甚時重至？水驛
燈昏，又見在曲屏近底。④念唯有夜來皓月，照伊自睡！

①「鞭」許增云：歷代詩餘作「鞍」，汲古閣本同。

②「喬」沈遜齋本作「橋」，鄭文焯云：此「橋」字自當作「喬」，陸本是。

柱按杜牧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喬」本作「橋」，吳志周瑜傳，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③張文虎云：「移」乃「擲」字譌。

④鄭文焯云：鶯聲繞紅樓近，「前舞絲絲近」注平。此句「曲屏近底」，「近」字祠堂本亦注平聲，或皆由白石自注。按此句與前闕十分梳洗句例同，故近字必作平。又疑疏影「飛近蛾綠」之近字，亦非側用，以玉田綠意調證之，始信。

喜遷鶯慢

功父新第落成

玉珂朱組，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窗戶新成，青紅猶潤，雙燕爲君胥宇。○秦淮
貴人舊宅，問誰記六朝歌舞？○總付與，在柳橋花館，玲瓏深處！居士閒記取；
高臥未成，且種松千樹。覺句堂深，寫經窗靜，他日任聽風雨。列仙更教誰做？
一院雙成儔侶。○世間住，且休將雞犬雲中飛去！○

①詩大雅縣篇，聿來胥宇，毛傳，胥，相也；宇，居也。

②鄭文焯云：「問」字衍。各本竝同。

③張文虎云：「列仙更教誰，」此與前段秦淮貴人宅第句同，而缺一字，或移下句首字做轉韻，不知此句本不須韻，文義又不通，而下句仍缺一字，雖宋人亦有六字句者，而與本詞前後又不合。

④許增云：舊鈔本無「一院」二字。

漢武帝內傳，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項斯送宮人入道詩，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

結伴行。

⑤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于是八公乃詣王受丹經，及三十六水。俗傳安之臨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摸魚兒

辛亥秋期，予寓合肥，小雨初霽，偃臥窗下，心事悠然，起與趙君猷露坐月飲，戲吟此曲。蓋欲一洗鈿合金釵之塵。他日野處見之，甚爲予擊節也。

向秋來漸疏班扇。①雨聲時過金井。堂虛已放新涼，入湘竹最宜欹枕。閒記省，又還是斜河舊約，今再整。天風夜冷，自織錦人歸，乘槎客去，此意有誰領？空贏得今古三星炯炯。②銀波相望千頃。柳州老矣，猶兒戲瓜果爲伊三請。③雲路迴，謾說道年年野鵲曾竝影。無人與問，但濁酒相呼，疏簾自捲，微月照清飲！

④

①班婕妤怨詩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②鄭文焯云：三星見，歧彼織女詩疏。唐竇常七夕詩：露槃花水望三星。夢窗詞亦用之。戈順卿選本以意改作雙星，淺妄已甚。

③柳宗元有乞巧文。

④「飲」許增云：舊鈔本作「影」。



卷六

自度曲①

①各本作自製曲，今依沈遜齋本作自度曲。

揚州慢

中呂 宮 ①

淳熙丙申至日，余①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②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④

淮右名都，竹西佳處，⑤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⑥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荳蔻詞工，⑦青樓夢好，⑧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⑩年年知爲誰生？

①鄭文焯云：攷中呂宮調，卽夾鍾宮，管色應用上尺工凡下凡合四一一起調用一字，寄煞可卽夾鍾清聲。

②柱按：詞苑萃編引無「余」字。

③柱按：詞苑萃編引無「今昔」二字。

④鄭文焯云：紹興三十年，完顏亮南寇江淮，軍敗，中外震駭。亮尋爲其臣下殺於瓜州。此詞作於淳熙三年，寇平已十有六年，而景物蕭條，依然廢池喬木之感。此與淒涼犯當同屬江淮亂後之作。

⑤杜牧揚州禪智寺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⑥「空」沈遜齋本作「江」。鄭文焯云：陸本作「空城」，當據訂。

⑦詳上琵琶仙。

⑧杜牧遣懷詩，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⑨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一統志，揚州二十四橋，在府城，隋置，竝以城門坊市爲名。後韓令坤築州城，別立橋梁，所謂二

十四橋者莫考矣。

①鄭文焯角藥兩字考音云：案此曲近人和者，多於兩煞拍失其音節。當於入聲字處爲逗，旁譜可證。自樂句無傳，字律因之以意出入，古節日隊，詞烏得工？曩校姜詞，嘗於此三致意焉。審此兩字旁譜，乃上字住，而管色應指字譜爲打字也。見玉田詞源；及白石詞旁譜曼曲，恆有之。所謂打前拍打後拍，皆在大頓小住之間，七敲八指之次。如此曲當於角藥兩頓，故竝宜用入聲字也。世有審音知微者，願舉以一商榷之。

長亭怨慢

中呂宮

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闕多不同。桓大司馬云：「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語予深愛之。

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縈回，暮帆零亂向何許？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
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

亂山無數。韋郎去也，^③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算只有并刀，^④難翦離愁千縷！

①「許」許增云：歷代詩餘作「處」，詞譜同。

②「此」許增云：歷代詩餘作「許」，詞譜同。

③雲溪友議云：韋臯游江夏，與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沒，後得一歌姬，真如玉簫，中指肉隱出如玉環。

④「只」沈遜齋本作「空」。鄭文焯云：「空」字當是宋刻舊文，義亦較長。又云：案集中江梅引亦作「算空有」。是其習用者。

杜甫詩云：安得并州快剪刀。

澹黃柳 正平
調近

客居合肥南城赤欄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異；唯柳色夾道，依依可憐，因度此闋，以紓客懷。

空城曉角，①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攜酒，小喬宅。②怕梨花落盡成秋色。③燕燕飛來，④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①「曉」許增云：詞譜作「畫」。

②「喬」沈遜齋本作「橋」。鄭文焯云：陸本作「喬」，非是。此所謂「小橋」者，即題敘所云赤闌橋之西客居處也。故云「小橋宅」。若作「小喬」，則不得其解已。絕妙好詞亦作「橋」，可證。

③鄭文焯云：長吉有「梨花落盡成秋苑」之句，白石正用以入詞，而改一「色」字協韻。當時如清真方回多取賀詩雋句爲字面。又云：案草窗絕妙好詞選是解「色」字均竝與宋本同。而王碧山作此句不協，誦之便落韻已。又見姜集別本作秋苑，此因唐人詩句而誤，不足徵也。

④「燕燕」許增云：舊鈔本作燕子。

石湖仙

調越

壽石湖居士

松江煙浦，是千古三高游衍佳處，須信石湖仙，似鷗夷翩然引去。①浮雲安在？我自愛綠香紅舞。容與看世間幾度今古！盧溝舊曾駐馬，爲黃花閒吟秀句。見說胡兒也學綸巾欵羽。②玉友金蕉，③玉人金縷，④緩移箏柱。聞好語，明年定槐府？

①「似」許增云：汲古閣本作「侶」，舊鈔本同。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鷗夷子皮。

鄭文焯云：齊東野語云：周益公於乾道壬辰上巳，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壁云：吳臺越壘，距門才十里，而陸沈於荒煙蔓艸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鷗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闕絕景，留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此白石以鷗夷喻范功成身退之微旨，非亡本也。

②晉書，謝萬傳，萬早有時譽，簡文帝作相，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旣見，與

帝共談移日。

「羽」沈遜齋本作「雨」。鄭文焯云：陸刻「雨」誤「羽」。戈選又改「胡」爲「吳」繆甚。考石湖集有靈溝燕賓館二詩，自注：對菊酌酒，故有雪滿西山把菊看之句。又有踏鷓巾一首，注：接送伴田彥臯，受予巾裏，求其樣指所載，踏鷓有愧色，故有句云：雨中折角君何愛？蓋用郭林宗折角墊雨故事。白石詞卽承用石湖詩意，後有詩悼石湖云：尙留巾墊角，胡虜有知音，正可爲此詞佳證。戈順卿陸淳川輩乃疏闕至此，可謂胸馳臆斷已。

③高憲焚香詩，正要金蕉引睡，不妨玉隴知音。

④杜牧杜秋娘詩，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注：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李錡長唱此辭。

暗香 ① 仙呂 ② 宮

辛亥之冬，予載雪詣石湖。止旣月，③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隸習之，④音節諧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⑤不管輕寒與攀摘。^④何遜而今漸老，^⑦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寞，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樽易泣。^⑧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①張炎云：疏影暗香，姜白石爲梅著語，因易之爲紅情綠意，以荷花花葉詠之。

張惠言云：題曰石湖詠梅，此爲石湖作也。時石湖蓋有隱遯之志，故作此二詞以沮之。白石石湖

仙云：須信石湖仙，似鷗夷飄然引去。末云：聞好語，明年定在槐府。此與同意。

又云：首章言己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

鄭文焯云：案此二曲爲千古詞人詠某絕調，以託喻遙深，自成馨逸。其暗香一解凡三字句逗，皆

爲夾協。夢窗墨守綦嚴。但近世知者蓋寡，用特著之。

②鄭文焯云：仙呂宮，卽夷則宮起調本律下工。

③柱按：詞苑萃編引作既止月。

④「工」許增云：舊鈔本作「二」。

「隸」許增云：舊鈔本作「肆」。

鄭文焯云：案隸當爲肆之譌，隸字則無解，宜據研北雜誌訂正工隸二字之誤。

⑤鄭文焯云：詞中玉雪二字竝宜作平之字爲合律。

⑥「摘」許增云：別本作「折」，吳毅次韻亦用折。

⑦何遜，字仲言，有詠早梅詩。杜甫詩云：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⑧鄭文焯云：泣字均，絕妙好詞，本作竭，當據宋本訂正。

疏影①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
慣胡沙遠，②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③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
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
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④等恁時再覓幽香，⑤已入小窗橫幅！

①張惠言云；此章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之句。

蔣敦復云：詞原於詩，雖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牕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蓴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咏蟬，摸魚兒詠蓴，皆可不續貂。

鄭文焯云：此蓋傷心二帝蒙塵，諸后妃相從北轅，淪落胡地，故以昭君託喻，發言哀斷。攷唐王建塞上詠某詩曰：天山路旁一株梅，年年花發黃雲下。昭君已沒漢使回，前後征人誰繫馬？白石詞意當本此。近世讀者多以意疏解，或有嫌其舉典擬不於倫者，殆不自知其淺闇矣。詞中數語，純從少陵詠明妃詩義櫟括，出以清健之筆，如聞空中笙鶴，飄飄欲仙；覺草窗碧山所作，弔雪香亭梅諸詞，皆人間語，視此如隔一塵。宜當時傳播吟口，爲千古絕唱也。至下闕藉宋書壽陽公主故事引申前意，寄情遙遠，所謂怨深文綺，得風人溫厚之旨已。

②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匈奴求美

人爲關氏，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爲後宮第一。石崇王明君辭，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

「胡」許增云：歷代詩餘作「龍」詞譜同。

③杜甫詠懷古跡詩，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夜」許增云：舊鈔本作「下」。

④羅隱詩，玉龍無主渡頭寒。玉龍笛名。

⑤「再」許增云：詞律作「重」詞潔同。

惜紅衣無射宮

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陳簡齋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見矣。丁未之夏，予游千巖，數往來紅香中，自度此曲，以無射宮歌之。

簾枕邀涼，^①琴書換日，^②睡餘無力。細灑冰泉，并刀破甘碧。牆頭換酒，誰問訊城南詩客？^③岑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虹梁水陌，魚浪吹香，紅衣半狼藉。維舟試望，故國，眇天北！^④可惜柳邊沙外，^⑤不共美人游歷！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⑥

①「簾枕」許增云：詞譜作「枕簾」。

②鄭文焯云：考旁譜日字塙當叶，與美成解連環絕字同律。夢窗贈石帚之作，於此字亦守之。或云：譜無對起，次句叶韻之例。則舉所習見之鬪莎行爲證。又句中韻爲夾協，如是調客國二韻是。夢窗正合。近世作者，萬氏詞律謂從下二字方斷句，則繆甚。但宋人已有誤會句投者。以詞人不必皆深於樂紀也。至求之深者，疑下闕之惜字，末句之十字，竝爲夾協。強作解事，抑亦慎已。

③「眇」許增云：舊鈔本作「渺」。

④「柳」許增云：詞潔作「渚」及古閣本同。

⑤王安石詩，三十六陂煙水，白頭相見江南。

角招黃鍾①

甲寅春，予與俞商卿燕游西湖，觀梅於孤山之西邨，玉雪照映，吹香薄人。①已而商卿歸吳興，予獨來，則山橫春煙，新柳被水，游人容與飛花中，悵然有懷，作此寄之。商卿善歌聲，稍以儒雅緣飾。予每自度曲，吟洞簫，②商卿輒歌而和之，極有山林縹緲之思。今予離憂，商卿一行作吏，殆無復此樂矣。

爲春瘦，何堪更繞西湖盡是垂柳？④自看煙外岫，記得與君湖上攜手。君歸未久，早亂落香紅千畝。一葉凌波縹緲，過三十六離宮，⑤遣游人回首！猶有畫船障袖。青樓倚扇，相映人爭秀。翠翹光欲溜。愛著宮黃，而今時候。傷春似舊，蕩一點春心如酒，寫入吳絲自奏，問誰識曲中心花前後！⑥

①鄭文焯云：攷是解爲黃鍾角，舊譜住字當用姑洗，俗名正黃鍾宮角，畢曲例用字譜一字。白石於排字旁譜正合。其埤以五字者，以寄清聲也。又調中凡短拍並用黃鍾羽音南呂之工字爲協，如

起句瘦字，次手字，下闕之袖候舊字，皆是。此字律，久無能知之者。觀元人卻亨貞兩作，竝於下闕首句不叶，只守有字夾叶之例，而不諳袖字爲正均。蓋有爲句均，袖字乃一句之諧音，不可不審也。

①「吹」沈遜齋本作「呖」。張文虎云：史晨後碑「吹」作「𠂔」，故譌爲吹。然疑「吹」乃「冷」字誤也。鄭文焯云：「呖」爲「吹」之譌。陸本是。

②張文虎云：此「吟」當爲「吹」。

③鄭文焯云：諦審第五句湖上攜手，則次句繞湖語氣自疏以達，不須更出「西」字，此本指沈遜齋本。次句柳字獨缺旁譜，可知原作九字句，必衍一字無疑。

又云：「柳」字均，衍一西字，有旁譜可證。趙以夫賦某，元卻亨貞有此調二解，是句並作九字。攷諸本是解次句並同此誤。以宋本沿譌，尠有據旁譜審訂者。

④班固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⑤「後」沈遜齋本作「友」。鄭文焯云：陸本作「花前後」，舊鈔本與此景宋本指沈遜齋本同作「友」。

宜據訂，此結處蓋用對句例。

徵招①

越中山水幽遠，予數上下西興錢清間，襟抱清曠。越人善爲舟，卷篷方底。②舟師行歌，徐徐曳之，如偃臥榻上，無動搖突兀勢，以故得盡情騁望。予欲家焉，而未得。作徵招以寄興。徵招角招者，政和間③大晟府嘗製數十曲，④音節駁矣。予嘗攷唐田畸聲律要訣⑤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爲去母調，如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聲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其說詳於予所作琴書⑥。然黃鍾以林鍾爲徵，住聲於林鍾；若不用黃鍾聲，便自成林鍾宮矣。故大晟樂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黃鍾均，一句似林鍾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⑦予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於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

而亢，濁者下而遺，萬寶常所謂宮離而不附者是已。因再三推尋唐譜，并琴弦法，而得其意。黃鍾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鐘聲。若不用黃鍾而用蕤賓應鍾，卽是林鍾宮矣。餘十一均徵調倣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祇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故燕樂闕徵調，不必補可也。此一曲乃予昔所製，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爲無病矣。此曲依晉史名曰黃鍾下徵調，角招曰黃鍾清角調。

潮回卻過西陵浦，扁舟僅容居士。去得幾何時？黍離離如此。⑧客途今倦矣！漫贏得一襟詩思，記憶江南，落帆沙際，此行還是！迤邐，⑨剡中山，重相見，依依故人情味！似怨不來游，擁愁鬟十二。一邱聊復爾，⑩也狐負幼輿高致。⑪水萍晚漠漠搖煙，柰未成歸計！

①鄭文焯云：攷黃鍾徵，俗名正黃鍾宮正徵，殺聲用林鍾尺字。林鍾無清聲，故慢前兩拍爲黃鍾商。

用太簇四字。太簇例寄清聲於五字。按之是曲旁譜，正合。爰識之，以俟辨音者。

①「蓬」，沈遜齋本作「蓬」。鄭文焯云：「蓬」當作「蓬」，陸本是。

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大晟樂府雅樂府一卷，注云：皇朝政和中建大晟樂府。此敍亦云：政和間，大晟府嘗製數十曲，唯玉田詞源則謂崇寧初建大晟府，豈傳聞之世有異邪？

③鄭文焯云：宋史文苑傳，鄧洸，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崇寧中，以通音律爲大晟府典樂。嘗論：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尙徵，徵調不可缺。按古製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徵一調云云。徽宗深聽其言，以爲徵招角招爲君臣相悅之樂，欲聞而無言者，它日禁中出古鍾二召，誥於都堂按之，誥曰：此與令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鍾扣之果應。又曰：鍾擊之無餘均，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音益諧。當時議禮論樂，聚訟盈廷，卒以朝廷荒於聲歌，召金狄之亂，此知樂者所謂宮離而不埒，流蕩忘反者也。

④鄭文焯云：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樂類，聲律要談十卷，唐上黨郡司馬田疇撰，此謂爲田疇，未知孰

是？疑偏旁奇壽，以形近易訛。

⑥鄭文焯云：琴書今已失傳。

⑦鄭文焯云：白石此論，大晟製數十曲，音節踳駁，當時有落韻之譏。稽撰唐譜，推尋律本，以爲燕樂，無取於徵調。蓋以諸宮字譜竝從本律商角變羽閏各間一律，唯徵調舊譜闕之。景祐崇寧中，一再增補，因變以求之，凡正徵俱不間律，如黃鍾徵，卽用正宮，而以林鍾爲殺聲；至羽及閏角，又以林鐘間律而遞相推焉。按四清聲唯黃大太夾四均有之，自姑洗以下止用本律。此白石所謂無清聲，難入燕樂也。庚戌冬，鶴道人記。

⑧詩，王風，黍離篇，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其詩第一章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⑨鄭文焯云：換頭處短均與角招同，旁譜尺字，寄清聲五。

⑩「邱」，沈遜齋本作「丘」。

④謝鯤，字幼輿，晉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卿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朝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卷七

自製曲

秋宵吟 ① 調越

古簾空墜月皎，坐久西窗人悄。蛩吟苦，漸漏水丁丁，箭壺催曉。引涼颺，動翠葆，露腳斜風雲表。因嗟念似去國情懷，暮帆煙草！帶眼銷磨，爲近日愁多頓老！衛娘何在？宋玉歸來，兩地暗縈繞。搖落江楓早，嫩約無憑，幽夢又杳。但盈盈淚灑單衣，④ 今夕何夕？恨未了！

①「宵」沈遜齋本作「霄」。鄭文焯云：「霄」陸本作「宵」是。目錄正作宵。

②李賀詩，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羅隱詩，蜀國暖回浮峽浪。衛娘清轉遏雲歌。

③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

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④「衣」許增云：舊鈔本作「衾」。

淒涼犯

仙呂調
犯商調

合肥巷陌皆種柳，秋風夕起，騷騷然。予客居闔戶，時聞馬嘶，出城四顧，則荒煙野草，不勝淒黯，乃著此解。琴有淒涼調，假以爲名。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①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羽角耳。予歸行都，以此曲示國工田正德，使以啞觥栗吹之，②其韻極美。亦曰瑞鶴仙影。

綠楊巷陌，③秋風起邊城。一片離索。馬嘶漸遠，人歸甚處，戍樓吹角。情懷正惡，更衰草寒煙澹薄。④似當時將軍部曲，迤邐度沙漠！⑤追念西湖上，小舫攜

歌，晚花行樂。舊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紅落。漫寫羊裙，^④等新鴈來時繫著。怕匆
匆不肯寄與，誤後約！

①柱按此數句，詞苑萃編引作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宮。

②「栗」下沈遜齋本有「角」字。鄭文焯云：攷鶯栗本龜茲國樂，其製法角音九孔而五音咸備。此敍言啞鶯栗角，蓋以其製類角，聲似笳，當時因以此名之。

③鄭文焯云：「陌」字起均，旁譜可證。至犯字義例已詳余所著詞源辭律。

又云：近人作是解，起句似七言詩，蓋未審「陌」上旁譜之么爲道調起調之證，率以詩均通轉例，妄加入詞。余曩嘗舉宋名家詞中所用均，證以古音譜例，乃知與今詩均碩異。誰可膠柱求聲？此詞人以知律爲貴也。

④「草」沈遜齋本作「艸」。

⑤鄭文焯云：紹興庚辰，金人敗盟，犯廬州。王權敗歸。太師陳秉伯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尋敗敵於采石。詞中所謂似當時將軍部曲，迤邐度沙漠，蓋隱寓其時戰事也。

④南史，羊欣傳，欣年十二，王獻之甚知愛之，欣嘗著新絹裙，晝寢，獻之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陸龜蒙詩重看醉墨縱橫甚，書破羊欣白練裙。

翠樓吟

調雙

淳熙丙午冬，武昌安遠樓成，與劉去非諸友落之。度曲見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鸚鵡洲者，聞小姬歌此詞，問之，頗能道其事，還吳，爲予言之，興懷昔游，且傷今之離索也。

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①新翻胡部曲，聽氍毹幕元戎歌吹。層樓高峙，看檻曲縈紅，簷牙飛翠。人姝麗，粉香吹下，夜寒風細！此地宜有詞仙，②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③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④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⑤西山外，⑥晚來還捲一簾秋霽！

①漢書文帝紀，十六年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張九齡詩，漢酺歌聖酒，韶樂舞薰風。

鄭文焯云：「酺字作平聲，和此調者每用上聲，非是。太白詩，漢酺聞奏鈞天樂，願得風吹到夜郎。」唐宋人詩多用平聲。

①「詞」，許增云：歷代詩餘作「神」，詞譜同。

②崔顥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反，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③「草萋萋」沈遜齋本作「艸淒淒」。鄭文焯云：「淒淒」當作「萋萋」，陸本是。

④「銷」許增云：歷代詩餘作「嬌」。

⑤鄭文焯云：外字協，與前闕同例。

湘月

長溪楊聲伯典長沙檝櫂，居瀕湘江，窗間所見，如燕公郭熙畫圖，臥起幽適。丙午七月既望，聲伯約予與趙景魯，景望，蕭和父，裕父，時父，恭父，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煙月交映，淒然其為秋也。坐客

皆小冠練服，^①或彈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筆搜句。予度此曲，卽念奴嬌鬲指聲也。^②於雙調中吹之，鬲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

五湖舊約，問經年底事，長負清景。暝入西山，^③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倦網都收，^④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誰解喚起湘靈？煙鬟霧鬢，理哀弦鴻陣。玉塵談元，^⑤歎坐客多少風流名勝。暗柳蕭蕭，飛星冉冉，^⑥夜久知秋信。鱸魚應好，^⑦舊家樂事誰省？

①「練」沈遜齋本作「練」。鄭文焯云：此「練」字甚古，詞中多譌作「練」。如清真齊天樂練囊，夢窗解連環練帷，并不作練。攷類篇「練」訓綌屬，引彌衡着練巾。後漢書衡傳作疏巾。案疏字或體亦作疎，此練字作平聲之一證。又徐鉉有好風輕透白練巾之句。趙以夫詞云：正蕭然竹枕練衾，竝作平聲，可爲左證。今得此詞題敘益信。晉書車武子傳：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此清真詞所本。今元巾箱本及毛刻並已作「練」誤。

①沈遜齋本「鬲」上有「之」字。鄭文焯云：陸本「鬲指」上無「嬌」字。

②「瞑」，沈遜齋本作「瞑」。

③「都」，沈遜齋本作「多」。鄭文焯云：「多」陸本作「都」，是。此與琵琶仙「都把一衿芳思」，「都」作「多」同一音近之誤。

④晉書王衍傳，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元」，沈遜齋本作「玄」。

「談元」，許增云：詞譜作「清譚」。

⑤「星」，許增云：詞譜作「螢」。

「冉冉」，沈遜齋本作「苒苒」。

⑥晉書，張翰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葦蕪鱸膾，遂命駕歸。

卷八

此卷陸本作齋
本詞別集二別字別行

別集

小重山令

趙郎中謁告迎侍太夫人，將來都下，予喜爲作此曲。

寒食飛寒滿帝城。慈烏相對立，柳青青。玉階端笏細陳情。天恩許，春盡可還京！
鵲報倚門人，安輿扶上了，更親擎。看花攜樂緩行程。爭迎處，堂下拜公卿！

念奴嬌

毀舍後作

昔游未遠，記湘臯聞瑟，澧浦捐襟。因覓孤山林處士，來踏梅根殘雪。獠女
供花，僮兒行酒，臥看青山轍。一邱吾老，可憐情事空切！
曾見海作桑田，仙人

雲表，笑汝真癡絕。說與依依王謝燕，^③應有涼風時節。越只青山，吳惟芳草，萬古皆沈滅。繞枝三匝，^④白頭歌盡明月！

①鄭文焯云：陸本作「璫」，沈本作「襟」。此「襟」字用離騷不誤。柱按：許增本據陸本今仍作襟。

②林逋。

③劉禹錫烏衣巷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④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卜算子

吏部梅花八詠，變次韻。

江左詠梅人，夢繞青青路。因向凌風臺下看，心事還將與！憶別庾郎時，^①又

過林逋處。^②萬古西湖寂寞春，惆悵誰能賦！

①羣芳譜云：大庾嶺，即五嶺之一。漢武帝擊南越，楊僕遣部將庾勝屯兵於此，因名大庾。其初險峻，

行者苦之。自張九齡開鑿，始可車馬，其上多植梅。

①林逋山園小梅詩云：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又①

月上海雲沈，鷗去吳波迴。行過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靜！又見水沈亭，②舉目悲風景。花下鋪檀把一盃，緩飲春風影！

①沈遜齋本無「又」字，下同。

②原注西泠橋在孤山之西；水沈亭在孤山之北，亭廢。

又

蘚榦石斜妨，玉蕊松低覆。日暮冥冥一見來，略比年時瘦！涼觀酒初醒，竹閣吟纔就。①猶恨幽香作許慳，小遲春心透！

①原注，涼觀在孤山之麓，南北梅最奇；竹閣在涼觀西，今廢。

又

家在馬城西，^①曾賦梅屏雪。梅雪相兼不見花，月影玲瓏徹！
前度帶愁看，一响和愁折。^②若使逋仙及見之，^③定有成愁絕！

①原注，馬城在都城西北，梅屏甚見珍愛。

②「响」沈遜齋本作「餉」。鄭文焯云：「餉」當從日旁，陸本是。或云餉或讀如嚮，一餉猶言一食之頃。餉响正俗字，此不誤。

③林逋。

又

摘蕊暝禽飛，^①倚樹懸冰落。下竺橋邊淺立時，^②香已漂流卻。
空逕晚煙平，古寺春寒惡。老子尋花第一番，常恐吳兒覺。

①「暝」沈遜齋本作「暝」。

②原注，下竺寺前礪石上，風景甚妙。甚沈遜齋本作最

又

綠萼更橫枝，○多少梅花樣。惆悵西村一塢春，○開過無人賞！細草藉金輿，
歲歲長吟想。枝上么禽一兩聲，猶似宮娥唱！

○原注，綠萼橫枝，皆梅別種，凡二十許名。

○原注，西村在孤山後，梅皆阜陵時所種。

又

象筆帶香題，龍笛吟春咽。楊柳嬌癡未覺愁，花管人離別！路出古昌源，○石
瘦冰霜潔。折得青鬚碧蘚花，○持向人間說！

○原注，越之昌源古梅妙天下。

○「折」沈遜齋本作「拆」。鄭文焯云：「拆」當作「折」。陸本是。

又云：武林舊事，高宗居德壽宮，嘗謂孝宗曰：苔梅有二種，宜興張公祠者，苔蘚極厚，花極香；一種
出越上，苔如絲，長尺餘。

又

御苑接湖波，松下春風細。①雲綠峩峩玉萬枝，②別有仙風味！長信昨來看，
 憶共東皇醉。此樹婆娑一惘然，③苔蘚生春意！

①原注，聚景官梅，皆植之高松之下，芘蔭歲久，鄭文焯云芘陸本作花宜據沈本正萼盡綠。夔舊歲

舊沈本觀梅於彼，所聞於園官者如此，末章及之。

②「峩峩」沈遜齋本作「莪莪」鄭文焯云：「莪」當作「峩」陸本是。

③庾信枯樹賦，此樹婆娑，生意盡矣。

洞仙歌

黃木香贈辛稼軒

花中慣識，壓架玲瓏雪。乍見緗蕤閒琅葉。①恨春風將了染額人歸，留得箇裊
 裊垂香帶月！鵝兒真似酒，我愛幽芳還比醪醪又嬌絕。自種古松根，約看黃
 龍亂飛上蒼髯五鬣。更老仙添與筆端春，敢喚起桃花，問誰優劣？

①「蕤」沈遜齋本作「枝」。

驀山溪

詠柳

青青宮柳，飛過雙雙燕。樓上對春寒，捲珠簾。瞥然一見。①如今春去，香絮亂，因風霑徑草，惹牆花，一一教誰管。陽關去也，②方表人腸斷。幾度拂行軒，念衣冠尊前易散。翠眉織錦，紅葉浪題詩，煙渡口，水亭邊，長是心先亂。

①「瞥」沈遜齋本作「偶」。

②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永遇樂①

次韻辛克情先生

我與先生，夙期已久，人間無此。不學楊郎，南山種豆，②十一徵微利雲霄直上，諸公袞袞。③乃作道邊苦李，五千言，④老來受用，肯教造化兒戲！東岡記得，

同來胥宇，歲月幾何難計。柳老悲桓，^⑤松高對阮，^⑥未辨爲鄰地。長干白下，青樓珠閣，往往夢中槐蟻。^⑦卻不如窪尊放滿，老夫未醉！

①鄭文焯云：近世詞家，務爲雕絢，意製淺疏，以爲倚聲中別有取字一格。元明以降，益用胸馳臆斷，文不雅馴。觀於清真白石諸大家，無一字無來歷，盡從唐人詩句剪裁而出，使讀者但驚歎於清妙而已。

②楊惲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③杜甫醉時歌，諸公袞袞登臺省。

史記老子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又云：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④世說新語，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

⑤鄭文焯云：老杜詩，松高擬對阮生論。

⑥樂善錄云：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榜曰：大槐安國。王以公主妻之，命典南柯郡。無何，公主死，方悲悼間，忽然驚覺，命發槐下，果有一穴，中有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又窮其穴東上南枝，即南柯郡也。大駭，掩之。

虞美人

枯蒼煙雨樓，石湖居士所造也。風景似越之蓬萊閣，而山勢環繞，峯嶺高秀過之。觀居士題顏，且歌其所作虞美人，①夔亦作一解。

闌干表立蒼龍背，三面攙天翠。②東游纔上小蓬萊，
③不見此樓煙雨，未應回！
而今指點來時路，卻是冥濛處。老仙鶴馭幾時歸？未必山川城郭是耶非！④

①沈遜齋本「所作」下無「虞美人」三字。

②「攙」，沈遜齋本作「巉」。鄭文焯云：「巉」陸本作攙，非是。

③「纔」，沈遜齋本作「繞」。鄭文焯云：作「繞」譌。

④續搜神記，遼東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

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累累。遂上沖天。

永遇樂

北固樓次稼軒韵

雲隔迷樓，^①苔封很石，^②人向何處？數騎秋煙，一篙寒沙，千古空來去。使君心在蒼厓綠嶂，苦被北風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飲，大旗盡繡熊虎！前身諸葛，來游此地，數語便三顧。^④樓外冥冥，江皋隱隱，認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舊，南望長淮金鼓。^⑤問當時依依種柳，至今在否？^⑥

①「樓」許增云：祠堂本作「亭」。

「北固樓次稼軒韻」沈遜齋本作「次韻稼軒北固樓」鄭文焯云：以後二解例之，則沈本當是舊題。

②「隔」沈遜齋本作「隔」。

③「很」沈遜齋本作「狠」。

④蜀志諸葛亮傳，出師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

⑤「長」沈遜齋本作「青」。

⑥庾信枯樹賦，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水調歌頭

富覽亭永嘉作

日落愛山紫，沙漲省潮回。平生夢猶不到，一葉眇西來。欲訊桑田成海，人世了無知者，魚鳥兩相猜。①天外玉笙杳，子晉只空臺。②倚闌干，二三子，總仙才。爾歌遠游章句，③雲氣入吾杯。不問王郎五馬，④頗憶謝生雙屐，⑤處處長青苔。東望赤城近，⑥吾興亦悠哉！

①「猜」沈遜齋本作「推」。鄭文焯云：作「猜」是。

②後漢書王喬傳注，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

舉手謝時人而去。

③屈原有遠游篇。

④潘子真詩話，漢制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許顓彥周

詩話云：五馬事無知之者。陳正敏云：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以謂州長建旗，作

太守事。又漢官儀注，駟馬加左驂右駢，二千石有左驂，以爲五馬。然前輩楊劉李宋，最號知僻事，

豈不知讀漢官儀注而疑之邪？故存之不敢以爲是，以俟後之知者。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常自始

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王郎

當指太守王琇也。或云：王羲之嘗爲永嘉太守，王郎指羲之也。

⑤宋書謝靈運傳，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⑥文選孫綽天台山賦，赤城霞起而建標。

漢宮春

次韵稼軒

雲日歸歟，縱垂天曳曳，終反衡廬。揚州十年一夢，①俛仰差殊。秦碑越殿，悔舊游作計全疏。②分付與高懷老尹，管弦絲竹寧無！知公愛山入剡，若南尋李白，問訊何如？③年年雁飛波上，愁亦關予。臨臯攜客，向月邊攜酒攜鱸。④今但借秋風一榻，公歌我亦能書！

①杜牧遺愁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②「疏」，沈遜齋本作「疎」。

③杜甫送孔巢父詩，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④蘇軾後赤壁賦，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又云：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

又

次韻稼軒蓬萊閣

一顧傾吳，苧蘿人不見，^①煙查重湖。當時事如對弈，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間千古，須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猶疑水鳥相呼！秦山對樓自綠，怕越王故壘，時下樵蘇。只今倚闌一笑，然則非與！小叢解唱，倩松風爲我吹竽。更坐待千巖月落，城頭眇眇啼鳥！

^①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李白詩，西施越中女，出自苧蘿山。

白石道人詞箋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陳

柱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CHIANG PEI-SHIH'S POETICAL WRITINGS

With Notes

By

CHEN CHU

1st ed., Nov., 1930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97675



4524

籍